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二十五

陳夢雷

字省齋福建侯官人康熙庚戌進士官編修

與某同年書

又與徐健庵書

丁夫子傳

徵仕郎鄉飲大賓斌侯府君行狀

葉燮

字星期江蘇吳江人浙江嘉善縣知縣有已畦文集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論兩漢外戚宦官

松風書屋記

二弃草堂記

曹吏部傳

何都諫傳

一  
五  
六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七  
十七

陸大令傳 十九

林屋勞山人傳 十九

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墓誌銘 二十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二十一

李振裕 字維鏡江西吉水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有白石山房集 二十三

李勤襄公奏疏序 二十三

遠志齋文集序 二十三

書李文襄行述後 二十四

貴州巡撫猗氏衛公墓誌銘 二十五

陳僖 字鶴公直隸清苑人著有燕山草堂集 二十八

霍上蔡傳 二十八

朱祖文傳 二十八

張果中傳 二十九

榮小兒傳 三十

安致遠 字靜子號拙石山東壽光人康熙壬子科拔貢生有安靜子集

四先生贈言序

三十二

送王繡章游東武序

三十二

漁村文集序

三十三

東武山游詩序

三十四

九日登嶼山記

三十四

遊仰天記

三十四

傅鼎卿遺事

三十五

辰州府推官張公熹若傳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二十五

與某同年書

不孝學識庸陋。穉年得謬通籍。性復剛褊。寡合。不能與俗俯仰。老年。

道貌冲和。折節下交。謬以遠大相許。不孝亦不自量。其督閩。思託附驥尾。相與有成。每探蹟析微。窮極理性。罔間晨夕。自謂錢芥之投。庶幾終始也。豈意難險易操。初終殊態。猜忮其心。險幻其術。幾陷不孝喪身覆巢而不悔也。嗚呼痛哉。不孝釋繫之日。不勝憤懣。號於司寇。然祖述相負大畧耳。其於不可告人之隱。猶未忍宣之於眾也。老年兄怙終迷復。善於飾非。文過不稍自加。咎首竊恐不孝雖指口結舌於絕域。而鄉里憤排。朝紳公論。從此而起。九皋聞天。或至對簿指摘。則交誼瓦裂。厚道陵替。由後追惜。豈不愴然。是用布其顛末。鮮所忌諱。惟老年兄平心靜氣。察之幸甚。昔甲寅之變。不孝遁跡僧寺。逆黨刃脅老父。追尋不孝挺身往代。刀鉞林立。蹀屍踐血。不孝恬不為動。見賊不跪。語不為屈。以為苟得全親。一身死不足恨耳。逆怒將實於刑。已復放歸。不孝即削髮披緇。杜門旬日。逆賊分曹授官。不以相及。自幸得免。賊臣教以遍加網羅。防杜不測。遂脅以偽官。然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歸。辭其印札。不赴朝賀。瘠形託病。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有心所共歎。不假不孝一二談也。年兄家居。

安溪在六百里之外。萬山之中。地接上游。舉族北奔。非有關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徵檄之來。顧乃翻然勃然。忘廉恥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杖策。其心殆不可問。而不孝以素所欽仰之心。猶曲為解諒。謂不過為怯耳。故年叔初來。不孝即毅然以大義相責。令速歸勸阻。又恐年叔不能堅辭。不足動聽。復遣使輔行。而年兄已高巾袞。袖投見耿逆。遂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駭。遽投匕而起。然思隻手回天。孤立無輔。舉目異類。莫輸肺腑。冀年兄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故嚴詞切責。怒髮上指。聲與淚俱。先慈恐不孝激烈難堪。遣人呼入家嚴。出以婉詞相諷。至自述老朽以布衣受封。已甘與兒輩闔門共斃。年兄亦為改容。家嚴乃呼不孝出。與年兄共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帥之庸闇。與夫虛實之形。間諜之計。聚米畫灰。靡不備悉。不孝又謂以

皇上聰明神武。天道助順。諸逆行次第削平。矧小醜區區。運之掌股者哉。年兄猶以為落落難合。及不孝引楊道聲與年兄抵足。一夕。年兄既深服其才。且見其勝國衣冠之遺。猶有不屑與賊共事之意。始信前言不孝於是定計。不孝身在虎穴。當結楊道聲以潰其腹心。離耿繼美以墮其羽翼。陰合死士。以待不時之應。年兄遁迹深山。間道通信。歷陳賊勢之空虛。與不孝報稱之實蹟。庶幾稍慰。

至尊南顧之憂。年兄猶慮既行之後。逆賊有意外之誅求。欲受一廣文以歸。不孝謂不得一潔身事外之人。軍前不足以取信。若後有徵召。當堅以病辭。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拘捕。吾甯扶病而出。以全家八口為保。年兄始慨任其事。臨行之日。不孝訣曰。他日幸見天日。我之功成。則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述我之功。倘時命相左。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海濱萬里外。猶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嗚呼。當此之時。不孝揚眉怒目。隕涕歔歔。天地為之含悲。鬼神為之動色。凡有血氣。聞之當無不扼腕酸心。捐軀赴義者。嗚呼。息壤在彼。而忍忘之乎。年兄既行。取鄭攝兵音耗。莫通。不孝兩次遣人出關。終不得達意。年兄當已代陳天聽。而年兄猶豫。却顧。及至取逆敗衄。聞招撫之令。始遣紀綱抵省。謂不孝能勸諭歸誠。乞與其名。噫。噫。不孝託病拒逆。何由進帷幄之言。年兄身在泉郡。何由預勸降之策。其為術豈不疏乎。然不孝所喜者。年兄已乃心王室。意在見功。事蔑不濟。而彼時取逆猜忌方深。城柝嚴密。片紙隻字不能相通。且紀綱頗稱解事。可宣心腹。因備告以取逆勢未窮。感不肯歸誠。今幸取逆美已被離間。出鎮浦城。內生疑端。海賊雖已連和。彼此未忘瑕釁。不若各散流言。使二逆相圖。以分兵勢。一面遣人由山路迎請。大兵道由杉關。一鼓可下。臨城不順。則內應在我。反覆丁甯。兩日遣歸。蓋自

張誥回後。不孝方幸年兄之克有成功。而不虞其萬一相負也。親王入境。年兄抵省相見。乃詭言謂爾時假道汀洲。恐為耿氏捉獲。則我可幸全。爾立齋粉矣。今幸同見天日。爾報國之事非一。吾當一一入告。爾俟吾奏聞之後。然後進都。又作詩相贈。不諱省中誓約之言。美不孝反周為唐之功。不孝亦遂安心以待。豈疑有護短貪功之意乎。丁巳之秋。與年兄束裝赴闕。而年兄以聞訃歸。不孝見年兄方寸已亂。不復與商。遂以戊午之春。入都請罪。蓋亦自信三年心迹。輿論共嗟。不必待人而白。初不料道路阻隔之先。京師之訛言百出也。及到始知以陳昉姓名之故。誤指不孝曾為偽學士。殊為駭然。而銓部無據呈代題之例。吾鄉撫軍。又易新任。於是遣人具呈歸家。蓋將以具疏可否。請於撫軍。然後詣闕。席藁在都。既叩開戶。公卿大臣。未通一刺。一二師友。通問不孝。一語不及年兄。今從前在都諸公。歷歷可問耳。不孝家人歸時。值年兄以通道迎請將軍事聞。

上重念年兄從前請兵之勞。溫綸載錫。晉秩學士。親王亦信年兄昔日之節。親屬子弟。皆借軍功。給札委官。昆從顯榮。童僕煇耀。是不孝無功於國家。而所造於年兄者。豈鮮淺哉。夫酌清泉者。必惜其源。蔭巨枝者。必護其根。年兄當此清夜自省。宜何如報德也。乃功高不賞。但思抑不孝以掩其往事之愆。時家嚴以撫軍在泉。遣使



具呈請咨到京。而年兄竟留其呈詞。不令投致。巧延家人。三月不遣。又恐同人別為介紹。貽書巧說。阻其先容。不孝在都半載。不聞音耗。五千里遠道。徬徨南歸。嗚呼。年兄竟用心至此耶。所幸者。甯海將軍駐師泉郡時。或誤傳不孝入都道。斃者泉之人士。扼腕嗟嘆。實然。謂學士辭為請兵。實由陳某。今不為代白。使鬱鬱齎恨以死。天道寧復可問。語聞將軍。詢於年叔。而年叔亦抱不平之憤。慷慨為述始末。遂使不孝數載不發之隱衷。一旦暴於年兄家庭之口。斯蓋冥冥之中。哀愚忠之被抑。忌涼薄之滿盈。天牖其衷。非人力所能損益也。不孝抵家。將軍招至軍前。恩禮有加。罔測其故。尚意為年兄揄揚之過。載德不逮。而年兄抵郡。不思事由公論所致。但疑不孝洩其語於將軍。陽為具揭代白。而於吳郡統及內閣覺公之前。陰行誹謗。二公竊笑而已。及至具揭之日。將軍都統面詰年兄之負心。年兄慚惶引咎。自許入都代陳。不孝見揭帖。不盡隱諱。心猶信之。及覺公語以將軍得聞始末之由。且述年兄向渠極言不孝入都。託足無門。至為師友所厭。皆勸令南歸。而泉之人士。皆謂將軍已悉其詳。故年兄不敢諱。其具揭實非本心。不過欲留不孝軍前。以阻入都之路者。不孝聞之。惘然驚惋。不食積日。蓋自是始知年兄用心之險。然未敢盡以為信也。不孝疏上。奉嚴旨。年兄入都。遂超超嘒嘒。竟負將軍都統面約之言。及徐宏弼狀下於理。不孝繼

疏自明年兄排闥直入力阻後潛具密疏草率了事而不孝已連西曹矣年兄疏上益都駭歎謂陳某苦心至此而□□前乃語我謂陳某十七年入都為取某探聽消息前後何刺謬耶不孝聞之舉以相質年兄巧於回護謂益都高年聽聞之誤不孝心雖疑之然事非情理所堪猶願其或不出此也不孝既坐繫廷訊在即年兄慰勞堅稱徐宏弼所告赦後謀叛原與不孝無涉樞部因疏內有名一槩混拘不由

上意一訊即釋不必多言指天誓日厚貌深文足以動人聽信不孝智昏神昧始終受欺對鞠之日指斥逆黨而赦後之事置不與爭又思庸人負我毋我負人事既得白年兄行藏不肯一述於眾聽一念堅忍竟陷不測之罪嗚呼痛哉不孝三載千辛百折寢食不甯使其鵠蚌相持腹心內潰孫武之死間直以八口之性命殉之卒之王師入境由海寇掣肘於後取繼美納款於前萬里孤臣未嘗無藉手以報

聖明萬一然先事未達於宸聰使血誠一無可據而梓里傳聞皆知不孝外示病羸陰約內應諸逆震駭怒目側身卒受其先發制人之毒事有固然又何怪乎使年兄不受約於先則不孝當別遣人通信不許代白於後則不孝當早進京自明徐宏弼誣告之言何自而至哉即使其初相誤非出有心使不孝對鞠之時知徐宏弼以赦後事誣告則親王入境不孝曾啓陳諸逆師觀望可疑宜加防備逆賊水師戰船

宜早收羅。徐宏弼所告在十六年之後。不孝具啓在十五年之冬。舉此一端足破其妄。何俟指陳纖悉。以累朋友之清節。高名乎。爰書既定。朝野有心。莫不憤歎。年兄不自咎悔。對人反責不孝。以十四年紀綱到省。不與回書。且責不孝以不死。以自明其易地必死也。嗚呼。捐軀致命。惟事後始可相信。安有責人以死。而人遂信其能死者乎。姑無論六百里望風委贄。能死與否。人臣當爲死一生之際。一飯不忘君。用聞出奇。忘身冒險。天地鬼神共臨共鑒。亦安在其必死也。至於紀綱回郡。未有回書。三日促膝之談。何事不悉耶。凡人交際。瑣屑尚不肯盡形筆墨。不孝所約何等事也。敢宣尺牘乎。年兄片紙相投。亦不過寒溫數語。其勸諭取逆之言。亦自口致假設。不孝裁畚其肯綮。亦不敢筆之於書。負心者出以示人。是請兵一事。與不孝渺不相關之確據也。自不孝定案之後。存歷寒暑。年兄遂無一介復通音問。其視不孝不啻揮棄呼雞檻羊。哺虎既入坑阱。不獨心意不屬。抑且舞蹈漸形。蓋從前牢籠排擠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及六年叔入都。親臨慰視。激烈抵掌。欲叫閭代請。而年兄堅謂事已得釋。若重瀆。

聖聽。恐反滋疑。事脫有不測。吾焉肯相負。遂使年叔不敢輕爲舉措。揮淚而別。今歲之春聞。

上問者至再矣。諸王大臣未見密疏。何所容議。然奏請者有人。援引釋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時身近綸扉。縮頸屏息。噤不出一語。遂使

聖主高厚之恩。僅就免死減等之例。使不孝身淪廝養。迹遠邊庭。老母見背。不能奔喪。老父倚閭。不能歸養。而此時年兄晏然擁從鳴騶。高談闊步。未知對子弟何以為辭。見僕妾何以為容。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為心耶。夫忘德不酬。視危不救。鄙士類然。無足深責。乃若悔從前之妄。護已往之尤。忘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滅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誰能堪此也。獨不思當日往返。眾目共瞻。今不恤輿論之是非。但思抑一人以塞漏。遂至巧言以阻寮友。而不計人議已之薄。造端以欺師相。而不慮人疑已之誣。陽為陰排於大帥之前。而不思人惡我之反覆。掩耳盜鈴。畏影卻走。平日讀書何事。談理何功。豈非目察秋毫。而不見其賤者耶。嗚呼。年兄至是已矣。知人實難。擇交匪易。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讀書論世。謂其利名相軋。苟一能甘心遜讓。何至有初鮮終。豈知一意包容。甘心汚斥。而以德為怨。禍至此極。向使與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議論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決裂至此。迴思十載襟期。恍如一夢。人生不幸。甯有是哉。不孝將具疏呼寃。則非臣子思過之義。將冒言示眾。則非絕交不出惡聲之仁。誠恐回過畢露。掩覆末由。悔吝孔多。噬臍將及。每追昔日晨夕過從之歡。

覽張陳蕭朱之戒。可為於邑。是以修書謝絕。兼布腹心。或者年兄戒迷復之凶。敦報德之義。溯泉隆之本源。悔下石之機智。補牘詳陳。無所隱諱。免冠引咎。積誠動天。聖主必嘉其遜讓。朝野亦頌其義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則改過不吝。有光古人。不孝雖已割席。敢不拜在下風。以承嘉譽。永惠資斧。已藉鄭肇老先生代璧。執鞭之暇。聊致區區。西向揮涕。不知所云。

又與徐健庵書

鐵生回得老年兄手書。兼賜教。御試二刻。寒風朔雪之鄉。捧讀大篇。如獲圖球重寶矣。嗣聞榮膺晉擢。佐理台衡。從此燮調元化。零雨蒼生。豈獨同諧私慶。竊惟老年兄負內聖外王之畧。際明良之運。當此海內晏安。邊烽無警。修明禮樂。潤色太平。為萬世治安之計。正其時也。厝火積薪之論。似無所容於今日。而草莽之愚。有言之似怪迂。而實為君相所宜留意者。不孝試妄言之。老年兄姑妄聽之可乎。國家有極快意之事。而實為酖毒之萌。有全盛之圖。而即為積衰之漸者。秦皇驅六國之驍雄。而遠謫漁陽之戍。晉武納款邊數十萬眾。而處之肘腋之間。當其時以為固邊防。示無外。究之戍卒夜呼。劉石長嘯。豈非投之非地。迫之不堪。徂強盛之謨。忘隱憂之伏。所致歟。我國家自三藩之變。震撼神州。

皇上神謨獨運。命將出師。四海廓清。逆凶授首。然授鉞專閫之親賢。非盡駕臨淮汾陽之上也。折衝禦侮之爪牙。非盡張韓劉岳之選也。乃武功赫濯。軼宋跨唐。則以諸逆荼虐之政。加痛於人心。而

皇上解網之仁。遍喻於山陬海澨。然而海內困於鋒鏑者。已八年矣。夫霜雪之後。煦以陽春。瘡痍之餘。與為休息。天道人事。莫不謂然。今策勲飲至。論功行賞。既不足以償將士之心。而剪戮渠魁。株連脅從。復大失天下之信。國家非能百年不用兵也。此其勢固已可一不可再者矣。今乃復摘其桀驁。係累其妻子。聞名入樞部者。將及七萬餘人。牛車絡繹。鉞鐙被體。置為喇爾古之間。或發邊臺。或投站道。甚且困之奴僕。既不屬牧民之有司。徒付無賴之徒。鈐束而挫辱之。多妻子則供人之呵斥。置田業則受人之侵漁。雖有賣刀買犢之心。無復安土樂生之計。虎視眈眈。相望於道。嗚呼。亦思今日。盛京之地。何地也哉。我國家之大勢。與金同。金以燕京為中都。而東京建於遼陽。上京建於甯古。是周之豐鎬。東漢之關中也。自衛紹王不納徒單鎰之議。昌桓撫三州不守。而遼西之臂斷。契丹餘眾。嘯聚於咸平。而高麗之貢疏。蒲鮮萬奴僭號。而中都之援絕。進無所據。退無所歸。失巢南遷。遂成板蕩。前車之鑒。炯然未遠。今日興盛二京湯沐之邑。

陵寢是依以形勢論之京師門庭盛京堂奧也宜使身臂相通煙火桑麻數千里相接戶口滋蕃軍實精足內編保甲外絡斥堠俯視六合有高屋建瓴之勢此萬世久安之策也且其地東西數千里南北千餘里幅員兼數省之區姑置龍江以北甯古以東荒遠者無論即以州縣所治及船廠將軍所轄言遼金於此置郡邑不下五六十所生齒之繁賦稅之入不假饒於異地而富強甲天下矣襄平以南抵海島環山帶河金完顏齊嘗請合廝罕七百里之地為民田得膏腴數千頃若盡引河流疏溝洫皆杭稻之鄉歲可省東南輓漕之十二也明季雖稅遼左為邊徼猶不失為富庶之邦自我國家天造雷雨陵谷同遷今北則插柳為樊非有長城之限屯堡烽燧之嚴也南則類閭閻郭虎狼所嗥狐狸所居千里蕭條矣東南抵鴨綠皆兩漢元菟樂浪之地今則一望榛蕪責使往來之外行人歛跡矣自設郡邑招徠以來人皆懷土重遷即得一二窮氓皆去住無恒按籍不過數百覈實則什去二三土曠人稀莫此為甚非所以強幹弱枝培根固本也為今之計莫若大沛恩綸使三藩墨誤之眾盡隸州縣為民蓋民則有室家可立有田產可治有妻子親戚並可相邀聚首無無賴誅求之苦則餘資可為牛種之資無奴隸困苦之辱則人思自愛而重犯法衣食足而長子孫其間則前此之雄心已消後此之異念不作目前則嚴之里甲使

無脫逃之弊。從容簡其丁壯。以充邊備之缺。而且懸之賞格。佃作若干頃者。使得返視故鄉。不出十年。戶口可植農桑可蕃。國用可充。軍實可足。遼河東西。直接畿輔。雞犬相聞。室廬相望。消隱禍於未萌。固神京於磐石。國法既無所虧。國計大有所補。亦何憚而不為哉。今計不出此。而必奴隸之。謂將折辱之也。然可以辱君子。不足以辱小人。黥者且納履去矣。必臺丁之驛卒之。謂將困苦之也。然辱困於目前。不甘死於牖下。此中不乏勝廣之徒。他日未必不為契丹藩鮮之續。昔人謂秦皇聚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而不知其將噬人。今乃聚百萬虎狼於堂奧而折筆之。他日當忍言哉。夫驅富庶之民。使為怨毒之積。拋膏腴之壤。為榛莽之區。弃胼胝奉公之資。充無賴雀鼠之腹。得失較然。廟堂之上。非不見及此也。誅叛意重。失入議輕。當明盛快意之時。不樂聞積衰耽毒之論。是以嫌疑多。而憂盛危明之意少也。老年兄淹貫古今。奚啻燭照數計。弟兄許國。出入黃扉。所當於密勿論思之時。籌帷幄借箸之計。以回天心。以固根本。以靖亂源。則國家幸甚。無聊狂瞽之言。伏惟鑒察。

### 丁夫子傳

嗚呼。歲戊寅季冬之某月。始得重瞻謁我澹園丁夫子於燕邸。距庚戌受知二十有九載矣。夢雷不幸遭謫。詆遠謫留都。辱身牛馬。弟夢鵬復受我夫子知。列弟子員。顧



又碌碌無似。至戊寅十月。雷蒙

聖天子鑒其寃。恩召入都。置禁近侍。

皇三子誠郡王讀書。未幾聞吾夫子寢疾逾月。遂捐館。泰山梁木之痛。莫能自勝。緬維我夫子生平。以人事君大節。近世所稀。不可以無傳。吾賤不足以傳夫子。竊考古名公鉅卿。其門生故吏。或為之述其行。以求表章於當世。爰以行述為傳。考其家乘。兼採鉅公誌銘。序次其大者。俾後之史氏有所據焉。按夫子先世湖南醴陵。唐宏道中。始祖某。令豐城。遂家焉。世有顯者。父某。隱居不仕。天性孝友。讓產恤孤。有曲直待決焉。舉丈夫子四。夫子其次也。幼警敏。日記數千言。讀書至丙夜不休。太淑人慮其過苦止之。乃藏鐙默誦。九歲太淑人先逝。值鼎革。江右荒亂。播遷靡甯。偕諸昆弟奉太夫子。採薪供爨。甘苦無曠。丙申補弟子員。屢試疊高等。四入棘園。丙午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選讀中祕書。不事干謁。至於國家典故。政治因革。皆留心講核。居恒謂士君子立朝。大則行道濟時。次則唯是矢公矢慎。以人事君。於讀書初心。庶幾無負。已酉授雲南司主事。漕務煩劇。總核精悉。大司農倚重焉。庚戌分校禮闈。得士二十有一人。選庶常者五。今司寇總督兩江張鵬翮。詹事府少詹朱阜。侍讀學士德格勒。泰中學憲俞陳琛。而夢雷之不肖與焉。其他入為曹部。出歷方面。縣令所至。皆卓有聲。

稱人才為最盛。辛亥督畿左倉出納惟慎。以外艱旋里。廬於墓所。服闋補戶部福建司員外督漕通州。悉革陋規。弁丁勒石頌德。晉工部虞衡郎中。內務府一切供應。咄嗟立辦。壬戌督理內河。不憚勞瘁。未幾擢福建學使者。慨然曰。今而後庶為

聖天子簡真才以成吾志乎。且八閩吾高祖宦遊地。當年以廉約自奉。故有豆腐御史之目。今寧可墜前人家聲。自是按部所至。絕苞苴。杜請謁。所簡拔八郡一州五十七縣。悉皆孤寒知名士。先是閩經寇亂。賓興典停者再。學使者又貪黷相望。而閩士習敦樸。恥改業。至白首抱殘經。不得一青衿。士氣沮喪。至是每榜出。鼓舞懽呼。有至感泣者。吾天子又加意訓導。頒立條約。釐正六書。每試日。自作程式。以示諸生。即拜跪揖讓之儀。莫不從容立之。規則修諸郡邑。文廟暨先賢祠重建。福州名宦祠及三山書院。道山朱文公祠。延平修正學祠。士心競奮。甲子鄉試。新進獲雋者二十七人。餘皆歲科前列。而候官一邑新進十五人。其一早殤。十四人先後皆雋。得人之盛。前此未有也。乙丑復命。琴書樓被外無長物。諸生徒聚擁馬前。不得前。諸郡邑建祠立碑。會城紳衿祠之於道山景堂。又刻木像祠之奎光閣。甚且配祠之於關壯繆廟。比戶頌謳。稱為國朝四十年來文宗第一。殆無愧云。丁卯分藩山左。汰胥吏。絕饋遺。修葺城垣官舍。新學宮。泐書院講堂。皆不取之民間。又延師傅。命諸生講課。清復

學田三十畝有奇。以贍貧士。按邑科名不振。至庚午獲雋者三人。時值登萊二郡海飢。檄借近州縣倉穀。設廠煮粥以待。間親詣嘗其可否。遠地不赴廠者。給以銀錢。全活數萬計。招徠流民。使各復業。二郡以海萊地距海。民皆業鹽。輸課官民便之。有奸商連土豪為龍斷。鹽價頗增。乃詣省。力言利弊於當事。除奸商。復舊制。比自省歸。合郡焚香頂祝。相望於道。有墨吏自知無狀。以賄求榮。力拒之。卒於計典罷去。土豪某結守令爪牙為奸。萊民怨入骨髓。廉得其狀。置之重典。在任七年。以丁繼母艱去。任民皆號泣罷市。居家修家廟宗譜。卹族姻鄰里之貧者。為之葬埋婚娶。藥病人。救溺女。瘞枯骨。贖俘掠。截衢路。修橋梁。生平既不事封殖。又性好施予。以故橐無餘資。薄田僅供饘粥。或諷以宜為子孫計者。答曰。子孫賢無事此。否則當令自食其力耳。丙子服闋入都。已卯夏。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三。所著有理學源流。問心堂劄記。豐城文獻。五花閣詩集。校士存彙。衡文七則。八閩學政登萊政畧數十本。夫子生平襟懷灑落。口不言貧。而施予不倦。平居無疾言遽色。在官未嘗妄撻一人。僕隸不輕訾詈。而鋤奸剔弊。則毅然不可奪。恂恂不務虛名。而獎拔人倫。所造就者。皆卓有樹立。其卒於京邸也。值閩中選拔公車入都者多門下士。皆哭失聲去。蓋夫子當官政績多可紀。約其大者如此。當世或知余非阿所好云。

論曰。國家自

世祖章皇帝赫然置不肖主司於法而二十餘年中科舉之弊一清。我

皇上禮遇臣下。欲以德化其貪。而近世士大夫多貧困。不克自樹立。遂至甘負

聖慈。冒法禁。不顧。然卒以敗免者亦僅矣。嗚呼。我夫子庶無愧以人事君者哉。

徵仕郎鄉飲大賓斌侯府君行狀

嗚呼。不孝夢雷。安能為吾父述也。吾父年高。不孝夢雷。不復獲侍養。病弗及視。藥八千里外聞訃。而身在牛馬。欲奔赴哀號。呼天搶地而不可得。不早從吾父於地下。苟延視息。雖生猶死。不孝夢雷。又安能為吾父述也。惟痛昏迷之餘。緬惟吾父生平大節。不孝等不能規模萬一。懼湮沒不傳。益滋罪疚。是用含哀拭淚。敬述於當道大人。先生長者之前。願垂察焉。吾父諱會提。字斌侯。號賓廷。先祖雲從公。次子也。先祖以春秋食餼于庠。早逝。吾父甫七齡。哀毀如成人禮。而天資復穎悟特達。嘉落不羣。先嗣祖晉。吾公愛之。請于祖母林。以為嗣。已而嗣祖嗣祖母先後即世。仍歸祖母林撫育教誨焉。及長。器識過人。伯父既補邑弟子員。叔父治家人生產業。獨吾父超然自遠。縱觀史傳百代。外乘諸書。見明季天下多事。慨然謂以祿養。不若以色養也。遂不事舉子業。朝夕吾祖母膝下承歡。暨伯父叔父一堂怡怡聚順。內外無間言。國朝

鼎革。兵燹蕩析之後。道殣相望。而祖母林晨昏甘旨無曠。則吾父力居多。既得吾母。王孺人奉養益加備至。已而居屋兩厄於兵。僦居汝隘。始不得已異宅。祖母林年八十一。一見背。吾父號慟不欲生。蓋庶幾終身孺慕。卜居與伯父叔父相去數武。然一日不相見。則不樂。年各七十餘。杯酒豆羹。必麗眉皓首相對。歡笑移日。他嗜好無以易之者。蓋孝友其天性也。吾父年四十餘始舉。不孝夢雷等兄弟三人。不孝夢雷極祿中。吾父授以語孟五經古文辭各數篇。能成誦。遂益加教督。六歲就塾師。已粗曉文義。吾父愛護備至。而督課早夜不少休。以至起居坐立。稍輕跛必戒。語言動作。稍輕率必懲。不孝夢雷年十二。倖列泮宮。時值功令更制。藝為策論。不孝夢雷涉獵諸子史。患博而靡所折衷。吾父出性理大全以示曰。內聖外王之學。具是究心焉可矣。不孝夢雷奉命始知學有本原。而資性昏下。不能領悟踐履。以奉先訓。年十九舉於鄉。吾父謂不孝穉不更事。遂同北上。不孝夢雷倖雋南宮。蒙

聖恩讀中秘書。吾父亦以

慈和皇太后祔廟覃恩。得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時不孝夢雷已定婚未娶。吾父遂先南歸。將同吾母攜媳入都。不孝夢雷跪別舟次。吾父諄諄以褊激淺露為戒。家居經歲。從不持一刺干當道。以取錙銖。待親戚里閭加謙謹。以故當道愈相推重。既

同吾母入都。不孝夢雷復蒙恩授職編修。吾母以南北風土異宜。思歸。乃以送親請假。時癸丑之八月也。歲暮抵家。越明年三月。而取逆之變起。時城門閉。不孝夢雷不得脫。暫遁城內烏石山之僧寺。逆黨以令箭脅吾父追尋。不孝夢雷被執。入見。取逆不為跪。語不為屈。逆叱出。將加刑。適逆帥羣入。有以吾父居鄉盛德為言者。乃釋出。不孝慮拒逆終累吾父。是夜潛起。望闕九叩。將自盡。吾母夢中驚促吾父起視。泣謂曰。爾果有志。吾何容強。然死分也。不宜徒死。以吾度取逆庸劣之材。將領皆賈豎也。彈丸之地。兵微餉寡。必敗。國家方急西事。當議招撫。逆究當歸誠。然二難驟起。

至尊宵旰。禁旅南下。未知虛實。誠內謀其情形。遣人從間道齎密疏詣闕。事成得白臣心。即不幸漏洩。我亦以布衣受國封誥。闔門同斃。何恨。不孝惘然如夢。覺。然彼時竊念。亦不過緩一死。以稍盡臣心。未敢信有招撫歸誠之事也。越旬日。而同年令學士李□□自泉抵省。投見。取逆旋抵不孝家。不孝憤懣不食。盛氣以待。吾父呼不孝入。出見學士。悉告以前謀。且曰。老朽所見乃爾。公之來。豈無所為。或者將立奇功以報國也。學士改容謝。吾父乃呼不孝出。曰。爾二人同心。何事不可為者。因促膝三晝夜。不孝內結楊某。離其腹心。勸學士急歸。遣人從山路出詣軍前。達消息。學士懼歸。後取逆或有誅求。不孝令其以病堅辭。萬一逆疑。怒不悞。我甯扶病見賊。

以全家八口為保。因痛哭約誓曰。吾兩人幸事成。同見天日。萬一不幸。一先死。後死者當擊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我。國家海濱萬里外。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丁甯而別。歲丙辰。大師南下。朕逆果窮。威輸誠。如吾父策。學士疏亦已達。至尊然不料其前不孝姓名以自為也。不孝自恨已疏不達。而假手於人。卒無以自白。因具啓親王請罪。時學士已由編修超擢侍讀。學士到省聞之。謝吾父曰。彼時恐事洩。俱斃無益。今一一入告。功等耳。不敢相負也。吾父慨然曰。所圖者期一見天日耳。今已遂庸何求。且吾兒遭變未死。義固不可一日復居官。然不可不詣。闕引罪。學士因訂與偕行。將登舟之前一日。學士丁外艱歸。不孝見吾父亦年且邁。未忍遽離膝下。復依依者半載。既而海賊焰熾。逆黨內訌。吾父促不孝曰。若逆行。無以我為念也。乃以戊午春入都。比到則閩縣督撫皆易新任。有語不孝例宜先呈督撫者。遂遣人歸具呈以請。時撫軍在泉郡。吾父遣人從學士代致。學士留家人數月不還。不孝在京不得消息。傍徨南歸。則京察降調之。命下矣。既而撫軍以託病拒逆具疏題補。忽奉嚴諭。諸當事皆坐降級。中外驚疑。不測罪所由來。後數月始知有逆黨告訐一事。蓋以密謀請兵既著。為逆黨所忌。故當上變時。或令誣入不孝名。使不得自白也。不孝以庚申之九月被逮西曹。旬日間。吾母已於七月見背。嗚呼。人生之慘。萬有是哉。

越明年四月。廷鞠不孝。嚴詞指斥。逆黨皆禁不敢出口。諸大臣亦交口歎其寬。及獄上。卒不為分辨。一槩從大辟論。報抵家。族戚皆憂惶奔問。吾父晏然曰。吾兒此心。可動天地。

天子聖明。當斷不至死。諸族戚方冀安老人心。外唯唯而心未敢以為信也。壬戌之春。果荷特旨。從減死例。蓋自不孝歷患難顛沛以來。吾父之定見定力有過人者。不孝遠在八千里外。亦幸吾父之能以義自遣也。已當道以部議原有籍沒之條。遂一例拘妻孥發遣。故書敝簾。狼籍於庭。吏役呼號于室。行路掩涕。室人瀕行跪辭。吾父始泫然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吾兒歸客有日。雖然。吾老矣。兒娘行。何以慰吾望。兒念耶。室人得完聚。述及此。不孝斷腸欲絕矣。今春得家音。聞吾父以去年五月抱病。八月而不孝夢鵬叨列泮宮。吾父稍色喜。飲食起居如平日。不孝夢雷心駭魂怔。尚意吾父藉不孝夢鵬得稍寬慰。尚可延齡也。孰知竟以舊臘廿四日永訣矣。嗚呼痛哉。吾父生平性情和易而行剛方。不苟與人交。直道不為城府。胸無宿怨。好排難解紛。拯人于厄。而口不自矜。謝雖家人莫知。每當觥籌交錯。興致藹然。無老幼。皆得相款洽。見者莫不敬其方嚴。而樂其平易也。反正後之一年。省城舉鄉飲大賓典。輿論以耆年碩



德莫吾父若。僉舉為鄉飲大賓。觀者嘖嘖。莫不謂允光於大典也。不孝雖幸叨仕籍。守嚴訓無所苟取。家貧窶。不異諸生時。不能極甘旨之養。而吾父亦安簡樸。不喜靡麗。食不肯兼味。衣不肯重帛。出門不肯輒乘輿。喜時花竹。日偕伯父叔父。宴賞其間。雅好流覽詩書。不問家人生產。日錄古人格言。不輟。不孝再入都時。吾父年六十有八。猶日作蠅頭小楷。無一筆懈者。不孝謂吾父精力尚健也。豈知不孝孽重。覺深頻遭危厄。以貽吾父憂。遂竟抱終天之恨哉。嗚呼。不孝身列侍從。不能罵賊捐軀。今

國法與君恩兩盡。庶為國家明廉恥。肅官常於天下萬世。於請罪之初心已矣。

獨吾父以一日綸綍之榮。至甘為國闔門以死。此心宜可格于天地鬼神。乃以望髦之年。目擊籍沒之慘。願帝閭而無路。望子婦而不前。且吾母見背于三載之先。吾父相繼于三載之後。不孝夢雷俱不及侍養。病皆不及問醫。將來寔且不及臨穴。不孝一息苟延。肝腸寸裂。天乎地乎。慘至此極哉。向使不孝不及汲汲為祿養。抱遺經守二人膝下。當不應遭荼酷至此。即倖登仕籍矣。而能謹守嚴訓。沈潛學道。柔順足以孚友朋之心。靜晦足以消逆黨之忌。亦不應荼酷至此。而穉年寡學。蚩蚩為明。碌碌為信。子子為清。不善處困出坎。罪咎叢集。以此極乃知吾父褊激淺露之為戒長也。今雖摧心裂腸。竟何及哉。吾父生於明萬厯之辛亥年八月初一日亥時。以

皇清康熙癸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丑時卒于本籍正寢元配吾母王孺人于庚申年七月十七日先吾父卒男三長即不孝夢雷康熙科二甲進士原任翰林院編修前翰林院庶吉士今革職奉旨盛京為奴娶李氏庠生木長公諱方懋女次男夢熊娶項氏太學生某公諱某女三男夢鵬郡庠生未聘皆吾母王孺人出孫女二福官壽官俱不孝夢熊出不孝夢雷身在賤役哀痛昏迷之餘憶吾父生平大節述焉不詳詳焉而血淚交迸五內慘裂語無倫次伏唯當道大人先生長者哀其窮痛母以不孝夢雷獲罪且賤之故掩吾父生平不彰賜之如椽以光泉壤不孝夢雷等曷勝泣血銜結之至

正統論上

葉變

正統之論始於歐陽子。後之論者紛紛不一。予奪進退之說未定其歸。自朱紫陽成綱目而正統之辨始嚴明。正學方子謂漢唐宋如朱子之意可也。秦與晉隋與與之以正統何可哉。其論是也。然等晉隋於秦又非也。夫秦之得為正統。歐陽之論得其當矣。晉與隋皆篡弒以得之。紫陽以為晉隋雖得之不以正。而天下實統於一。不得黜也。止於其得天下之始。以篡例書。自後皆以漢唐之書法書之。似乎有不得不然之勢也。蓋當論之有天下者謂之統。以正得之而統能合之。與以正得之而統則分之。法均得以正統係之。是統以正重。正不以統分。合易也。不以正得之而統分之。則為偏為竊。無論不以正得之而統則合之。是統既不正。而何可以正統全歸之。此紫陽之於晉與隋。殆不能無議也。其意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天下合於一。天下羣以為君矣。且晉之傳十餘世。百數十年。隋一傳亦二十年有餘。於是而黜之。天下豈有統絕無君如是之久者哉。此不得不然者也。夫統之不可絕。一日與百年無異。儒者正名定分。彼揆時度勢之論有所不設。恐開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僥倖之門也。昔者夏后氏太康之世。有窮后羿。篡位四十年。居然得統矣。將以羿四十年為天下之君。遂續夏統乎。西漢之王莽。篡位十八年。居然得統矣。亦將以莽十八年為天下之君。

遂續漢統乎。二賊臣之不得有其統者。以少康光武之中興。故不以歷年之久。篡易其沒世亂賊之號也。晉隋之篡。與二賊臣同。徒以一姓不再興。而子孫相傳。尊為高祖世祖。後儒史筆。遂躋之堯舜三王之統。而無異。然則亂臣賊子。不幸而為羿為莽。僥倖而為炎為堅。罪同而法異。何以服羿莽之心。而寒亂賊之膽乎。且司馬炎一傳而骨肉相戕。繼以劉石亂中原。及東晉而南北朝。遂判。晉統之不久矣。楊堅篡周。子廣又弑堅而自立。其罪甚於羿莽。是人人得而誅之者。豈可居然以正統歸之。奉為天下之君乎。然則當何如。曰法當如列國之例。註年號於甲子之下。如晉則稱晉主炎。傳至其子若孫則止。稱晉主而不稱名。此綱目書曹魏南北朝及後唐晉漢周之例也。隋亦稱隋主堅。其子楊廣。雖父傳則仍稱隋主。廣惡之甚也。如此。雖尚寬於羿莽之例。庶不詭於大義矣。若朱梁則又異於是。朱溫篡逆之罪。過羿莽而惡尤甚於操懿。身肇於逆子之手。一傳滅於唐。祚又促於王莽。循其例。當如安祿山之稱燕侯。景之稱齊已矣。書法當倣王莽去新之號。而止稱莽。朱溫去梁之號。而止稱溫。并削其全忠與晃之名。方為得之。乃歐陽子力辨黜梁為偽之非。是則將羿莽俱非偽而可乎。歐陽子又極表王彥章之死於忠。為傳為記。流連三歎不止。昔黃巢伏誅。諸將獻巢之姬妾於京師。天子詰其從賊。其居首者對曰。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

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若以彥章之死為忠。則此姬之死為節乎。莽之臣王尋死於昆陽之戰。王邑從莽死於漸臺。俱為死於忠乎。歐陽子又曰。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若是數者。非與莽何一不然哉。即賢如楊雄。且為莽大夫矣。又何況吏民哉。故吾於晉隋則絕之於正統。於宋溫則更絕之分統。而直名之為偽為賊。夫然後君臣之分嚴。使後世亂臣賊子。不得僥倖以藉口。而大義昭然。不易矣。

### 正統論下

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歐陽子曰。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而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論。謂為統明則可。謂為正統明則不可。何也。夫正可以該統。而統不可以奸正。正可該統。極之則東周。君與宋之在崖山是也。不可易也。統不可奸正。極之則吾前所論羿與莽是也。不容竊也。歐陽子謂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而晉得之。是以魏為絕也。魏為絕。而晉可為得乎。又謂晉得之。而又絕。而隋得之。是以南北朝為絕也。南

北朝為絕而隋可為得乎。統既有時而可絕則晉與隋亦何不可為絕乎。夫統以言乎相傳也。相傳則如祖父子孫之世及不可絕也。絕而欲續之必有一定之宗法在。彼有天下者之統而絕必有堯舜夏商周秦漢得天下之法在此。即春秋大居正之義也。故絕與續之關為有天下者公器之衡。必毫末銖兩悉稱方得。且正統者即夫子所云三重寡過之君子也。有其位無其德則不敢作禮樂。夫德者正也。位者統也。不敢作禮樂雖王天下不得稱為寡過之君子。然則亂臣而有天下敢作禮樂而稱寡過之君子乎。故未有德位不兼而可稱正統者也。則晉隋之不得續正統斷然矣。或曰正統之斥晉隋是矣。若唐與宋一則起兵以隋禪一則兵變以周禪獨非篡乎。而俱續正統何也。曰唐之得天下於隋也可云伐暴宋之得天下於周也可云救民伐暴救民湯武有其德而值其時以踐其位唐宋值其時而取其位以庶幾合乎德。唐與宋雖非二帝三王執中之傳庶幾無戾乎二帝三王之法以三重之君子歸之為正統之絕續可也。歐陽子以統而該正夫輕重之衡是非未明予奪未當也。吾故曰所以明統而非明正統。然正不明而統亦且因之不明矣。蘇子曰正統之為言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

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是論也。所以為調停。而非折衷以定其歸也。正統者。名不可以虛假乎實。而實不可以冒襲乎名。要使天下後世。知道德仁義之有常尊。而賊亂篡弒之足為誡也。春秋之法。天王有常尊。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成風之含。且賜後儒謂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使大夫歸含。則王不稱天以致護夫子。周人也。昭代之共主。一失其正。則削天。而但稱王。其嚴如此。然則千秋奕代之史筆。於無正之實。而加以正之名者。可不辨而明矣。蘇子又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此本歐陽之說。而略為異同者。又不待辨。蘇子又非章子正統。霸統之說是矣。統而霸。則非統矣。王降而霸。霸者猶假仁義。未聞亂賊而可假仁義者。然則以統歸霸。且不可以統歸亂賊。蘇子謂為存教可乎。近時魏僖因霸統之言。又為正統偏統。竊統紛紜之說。統者合天下之不一。既已偏矣。安得稱統。彼竊者盜也。盜竊人之藏而取其財。即其藏而稱盜。為主入可乎。竊而以統歸之。何異於是。故不知正之為義。而為借襲之說。與不知統之為義。而為分晰之論者。皆不得其本者歟。

### 論兩漢外戚宦官

兩漢之禍。始終於外戚宦官。前漢宦官止一恭顯為禍。猶不甚烈。惟外戚之禍。始於

呂氏而終於王莽。蓋書論之。使惠帝之時。孔光馬宮之徒。為將相。則呂氏必帝。漢必亡。哀平之時。平勃為三公。則莽必不能篡漢。故亂賊之禍。每成於佞臣。未有朝無佞臣。而亂賊得行其志者也。後漢則外戚宦官迭為消長。禍始於外戚。而終於宦官。外戚如竇憲。閹顯。梁冀輩。冀尤奸惡。亂政弑主。無所不為。人主非不疾而思去之。乃不與將相大臣謀。而與宦官謀之。夫以正去奸。奸去而天下安。以奸去奸。一奸去而衆奸生。為害益烈。如竇憲誅則鄭眾封侯。閹顯誅則孫程等十九人封侯。梁冀誅則唐衡等封侯。尤濫。此數宦官之奸惡。更有甚於冀等。而人主用之以去奸。譬之人生癰疽。良醫必先補其元氣。而以良藥去其毒。則疾可瘳。乃有進以毒攻毒之說。用烏喙等物投之。毒雖驟解。而其人亦已亡矣。外戚之為害去。而宦官之為害來。久之人主不能制。於是外戚起而謀去之。如竇武何進是也。夫宦官謀外戚。倚人主以為重。外戚謀宦官。倚太后以為重。於事勢宜無不可者。惜也。武與進皆非其人也。夫武為大將軍。掌禁兵。陳蕃為三公。此平勃之任。何事不可為。乃日夜謀之。遷延則變生。不密則機泄。一舉事而駢首就戮。所固然矣。何進尤不足道。兄弟俱典勁兵。即盡宦官而誅之。豈力不足。何至召外兵為助。徒自速其死。而事不成。迨外兵入。而董卓遂亡漢矣。蓋外戚誅而宦官興。而漢亡兆。宦官滅而賊臣入。而漢鼎遷。豈非以奸去奸。較之



以惡濟惡而更甚乎。故吾謂千古定亂之才。當以漢之平勃為首。非唐張柬之輩所可及。嗚呼。平勃死而外戚宦官亡。人家國接迹於後世矣。可勝歎哉。

漢世司隸校尉一官。其職至重。其權至尊。即貴戚大臣。得其罪狀。皆可不奉詔書捕治。鞠訊誅殺。如陽球為司隸。即捕王甫父子。備具五刑。斃之杖下。磔其屍於城門。大暑勝曰。賊臣王甫。曹節等。至不敢出沐。此曹操一獄吏治之。言為不誣也。然則并不必用禁衛之兵。而況紛紛召外兵乎。夫陽球小人也。能奮然為此舉。竊怪李元禮嘗為司隸矣。乃不能疾捕王甫曹節等而誅之。何也。然則黨錮諸賢。雍雍於廟堂則有餘。而鋤奸去惡則不足。處此橫流之世。宜其及於禍歟。

### 松風書屋記

天地之所施。無一不與萬物為適。然日月之照。雨露之滋。皆有形有色。而適物以安。惟風則無形無色。而適物以拂。更日月雨露適物而留。風則適物而去而不留。又日月雨露。其被物也有時。風之被物也無時。然則天地之所施。於風有獨異也。有人焉。欲矯其拂而為安。不聽其去而為留。因其無時而欲使之無間。以蓬蓬然起於南海。北海之風。而欲有所以繫之。且欲收而繫之於一屋。於一屋間而繫之於一草一木。夫舉一草一木。而欲以繫南海北海之風。亦天下之至不倫矣。然一草一木。而時值

夫風馬風之全體未始不於此見。風之能事亦未始不於此出。於是即一草一木得風之適而無拂。得風之不留而自不見其去。而終始與之為無間焉。斯人也。斯志也。殆有超於物之表者乎。我友徐子電發。以績學高文。為官翰林。一旦弃其官而歸。築室於堂之左。名之曰松風書屋。屋之中有圖書有彝鼎。有古人遺蹟。有友人倡和篇章。雷發俱不取以繫之屋。而獨取義於屋之庭之物。庭方廣不盈丈。中有一松。高不盈尋之半。彼喬松千尺。此曾不得其百一。電發取而繫之以萬里之風。固已夸矣。且并松與風為一。一屋踞而有之。不更夸乎。而予則深歎其能觀物於博。而見道於約也。夫天地至遠大。何所不備於一屋。造物之所生。所施。無窮盡。何所不具於一松與一松之風。觀書屋一庭之松風。知造物之無涯。而天地之能事。亦無不於此曠焉而遇之也。直可與之為無間也已。若區區比之陶潛之五柳。宏景之白雲。以託於高曠遺世者之所為。此錮於俗儒之見聞也歟。

二弃草堂記

戊午之冬。葉子得廢圃於西山之麓。面九龍堯峰。楞伽諸山。背負橫山之陽。築草堂焉。命名曰二弃。客有過而問曰。二弃之為義。亦有說乎。曰有。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李太白詩。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義有取乎爾。故名。客曰。二子之詩。

我固不知其意之所寄。就二子之言論之。其意同而辭不能無少異。絕曰。兩相弃是  
交為弃也。弃之端孰先發孰後應。孰為死孰為生。必兩弃同時發端。吾不知其所自  
也。獨寂莫就世見獨耶。就身見獨耶。從世見獨是弃在世。從身見獨是弃在身。曰。獨  
曰。兩兼言身世。弃無主也。李曰。君平既弃世。曰。既弃是弃之端。君平先發也。曰。世亦  
弃。是弃之感。世後應也。君平為弃先。我不知其端。為弃後。我不知其感。今子以二  
弃名堂。是兩為弃而同時耶。抑子先為弃而世後為應耶。且君平者。出世逸民。天之  
生是使獨也。泯然於出處得喪寵辱之介。揆之子則有間矣。子少為科舉章句之學。以  
博進取。是求入世矣。既循例而營升斗之祿。又求入世矣。迨入世而後見弃。子初未  
嘗先弃也。若曰。既弃世是不直於已也。且子今雖廢而所居所食。接耳目適手足者。  
無一不資斯世之所有。若謂世亦弃。是不直於世也。彼二子之詩。竊恐俱有未當。而  
子將何居乎。葉子曰。客之論高矣深矣。雖然。客但言其迹而未嘗體諸心。微諸事。而  
未嘗考諸禮也。弃之為義。以迹與事考之。未有不自我先者。以心與理推之。未有不  
自我先者。迨迹交見。事理並陳。則成為兩相弃已矣。夫子之事科舉。竊升斗。固嘗  
求入於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方。須合身心內外而早夜謀之。謀之  
益工。則弃端自絕。而予則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機而予以直。世以迎而予以

以距世以諧而予以適。以至好其言。善其色。口囁嚅足趑趄。佐之以玉帛鼓鐘。申之以拳曲磬折。而予以則如土偶。如木雞。如聾瞽。如渾沌。凡為弃之具之幾。伏於中。形於外。無一動一靜。須臾之離於是世。乃顯弃之矣。故弃之事與迹。似乎世居先。弃之心與理。則予以之自為弃也。不已既乎。然予以因弃而竊有得焉。弃榮名亦弃憂患。弃寵利亦弃汙辱。弃安富尊顯亦弃履危乘殆。不勞心不瘁形。不追前不籌後。可以忘人我。泯得失。弃之中若別有乾坤。日月歲時焉。則非客之所知也。至客所云居處飲食耳目。無不資於世。不可謂弃。則更有說。予以居橫山之陽。橫山。吳諸山之所弃也。童然頑然。塊礪耳。曾未聞有遊屐至者。予以居之。是地為世所弃者。梁室數椽。梁柱腐不及臂。時虞摧折。雪盈寸。則恐壓。是居為世所弃者。性嗜飲。然無淵明白衣之送。又不能學子瞻之自造。求一醉之無時。食則藜藿之力。執樹。兼苦旱潦。不時繼。是飲食為世所弃者。寓目則草堂一二頑石。既非靈壁宣城。又非堯峰湖石。惟山趾之黃沙石塊。以暇日漸致之。草木皆植四時不花者。花者惟梅桂數本。梅取其空山歲寒。不因人熱。桂則小山之叢。招人隱者。世所艷稱牡丹芍藥。絕種也。此外所見者朝煙暮靄。所聞者樵子牧豎之謳吟。是耳目所接。無不為世所弃者。之數者。雖不敢謂為天地之所弃。而無不可謂為世之所弃也。莊生曰。此木以不才全。天年。若予以者。庶幾以弃而

得全者乎。則子之自幸。亦未嘗不以弃也云爾。

### 曹吏部傳

君諱元方。字介臯。浙海鹽之淳風里人也。始祖勲。扈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諡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謨。明萬曆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君幼穎異。有至性。為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為文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學士馬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已。君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卒與令常熟。常熟為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創。所在兵與民交徂。無寧晷。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奔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於義不可晏然以居。君先變姓名。間道入閩。至建甯。謁隆武王。即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即授太常卿。進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間關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大帥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姑息為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君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閱封守。欲從外為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

國朝文匯

卷二十五

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兵接踵狼狽下。王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待即從隆武。主趨贛州。遇王師。投身崖石下。絕復甦。昇至僧舍。免頃之。侍郎轉轍至浦城。父子得相見。侍郎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人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淳風里故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邨。築草堂。自號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中上疏忤大閹王永祚。下獄。君時為諸生。自家門蒲伏數千里。出入犴狴間。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泣訴冤。人咸為感動。侍郎卒得減論。謫戍。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甫登仕。值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間。瀕死而不辭。蓋君之於家於國。患難交并。子與臣俱能為其難者如此。卒以獲全。天也。晚年杜門著書。嘯咏泉石三十年。君之志藉是以為末計矣。君之配及子女詳殯志。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輒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旦夕計。斯已矣。夫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矣。吏部君當艱難之會。舍安而就危。却易而為難。觀其志與流俗之所尚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人之仕止者歟。

何都諫傳

都諫君何氏諱金蘭字相如系出晉無忌後宋南渡時徙居京口之清風橋自九世祖彥澄公以醫名世受知明仁宗官太常寺卿賜御札凡三十六道稱彥澄而不名數傳至都諫君考諱應仕博學有文名國朝順治八年以明經廷對第一授推官改授永嘉知縣崇祀永嘉縣名宦都諫君生而穎異甫就塾過目成誦不忘稍長為文數百言立就年十八補弟子員隨永嘉公之官所永嘉為浙海陸盡處山連八閩綿亘千里海山寇交窟其中王師進勦當水陸衝介外內表裏腹心地羽書交馳所需如蠅集永嘉公優游以理事集且辦都諫君克勦力也永嘉公解組歸都諫君皆晨定省無弗至益肆力文章聲譽日起已念屢試不第無以慰親心遂出門編交當世知名士以助學業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一大學士益都馮公歎賞惜不得列首甲都諫君獨私喜曰吾親春秋高獲歸侍養吾願畢矣遂歸連遭父母喪葬畢投謁授浙桐鄉令桐故嚴邑境與太湖接壤羣盜數其中自逆藩亂後大盜由太湖出沒縣境白晝入村落縱掠有司莫誰何君至詢得其主名以計擒其魁伏法餘賊盡解人咸驚其才而服其智辛酉入浙閩時湯公斌以名儒為總裁屬都諫君領居每得卷必諮而後定榜發慶得人學宮地倡葺之力署旁建南薰堂與諸生論文課藝其中原本六經為實學凡首拔士先後登朝踵相接也折獄人

無適情。爬梳宿蠹。勸民敦本業。春夏勸農課藝。身歷封內。殆遍。嘗賦課藝詩八章。有云。殷勤父老桑間話。不是當年蠶食時。人爭誦之。以卓異舉最。賜蟒服行取。去邑之日。父老子弟。皆焚香攜酒醴。送至數百里外。丹相屬。斑白者說未經見。御試太。和殿。授工科給事中。簡王試山西。進戶科掌印給事中。每廷議。不隨俯仰。建白不避嫌怨。如請停各省本色。嚴軍政沙汰。重知府陞授。酌海關額稅。稽各營虛伍。俱得允。同列言官受。

上知惟都諫君最。人謂君聲望日益隆。且大用。竟疾卒於京邸。無不惜之。君為吏則廉。以恕盜息而民安。校士則公而明。程度不爽尺寸。居言路則敢言。裨實政。若假之以年。竟其學。大其施。當不讓古人。亦可無愧於為人臣者矣。君事親孝。與人忠。處親族有恩義。於倫尤克盡。乃橫逆來自同氣。君素無疾。忽憤發。薨。塞不移時卒。其為人倫之不幸矣乎。君少工詩古文辭。有集行世。子五人。兩滿。恭。康。參。咸。力學自奮。稱善繼述云。

論曰。余與都諫君恭為同年生。然交好實在先。不自同年始也。余座主為今丹徒相國。故時時至丹徒。至則必與君款曲。見君肆應。不深沈有智。而氣局濶大。知其巖廊偉器。不獨為我同好生光。且將衣被宇內。惜乎不及中壽。不大展其用。可勝悼哉。至



其入告諸疏愷切彰明可以裨世可以傳世另集梓行故傳中不具錄云。

### 陸大令傳

君諱楫字林士號匏湖浙平湖人系出唐宰相陸宣公贊後有明時諱某始筮仕為程鄉令至君之考諱某號芝田以君貴贈文林郎自程鄉公至君凡九世咸籍名於朝或贈或仕為顯官君幼有異質讀書數行下挺然特立不肯與世俯仰為文章獨抒己性其操觚與行已及交遊無一事肯徇人常曰我甯不合時宜與世枘鑿毋隨俗波靡為楚三閭詹尹所笑自少發憤從事經世之業希為編簡可傳人年迫強仕志悵悵不得遂喟然曰我之屢奮屢蹶命也尚閭戶作呶呶聲不亦丈夫之恥乎即出而小就稍稍有建立不猶愈鄉里小兒曹耶遂藉明經筮仕得令直隸之盧龍人咸以此地當山海衝迫塞垣車騎旁午兵民雜揉難治為君憂君曰不然使我得腹內善地日事簿書歲穀為逢迎何異芻豢之待養於人乎此地皆古人樹勲立業地我一令耳何能為庶覽其陳迹揣其經營亦勝讀十年書矣至則戢兵安民鋤強橫蘇困弱賦入而閭閻晏如也邑為古孤竹國君每登其壘憑覽興懷見古今戰場處慨然於成敗興亡之所以然且曰自此以北曹瞞征烏丸所由道也時無漢武唐文使奸雄得肆其志乎為憤然者久之歲餘以事罷去去之日傾邑攀轅遮道如違父

母遠近皆以為百年來未見未聞事也。歸里後杜門不與世交遊。君生平立言。貫串經史。身心體其中。二氏之學。罔不窮究。游翔辭賦。以及元人詞餘。亦切其聲韻。曰。此亦夫子與人歌善。反歌屬和之一端也。書法及畫。俱甚工。然亦不屑屑為也。疾革。為詩別親友以卒。年六十四。子二。競烈定烈。皆以文章名於時。

論曰。余與林士早歲為通門交。見其不苟言笑。其有言無不傳誦。為知言。古之惺惺。篤實君子哉。惜乎十不展一。為同好所歎也。所著甚富。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林屋勞山人傳

山人名濤。字在茲。蘇之西山人也。家世浙西甲族。祖諱某。遷於蘇。為吳人。父諱某。有隱德。山人好讀書。工詩。善繪事。自幼性好奇。慕屈子之遠遊。欲以遊見奇。其胸中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其奇遂橫出而不知所止。每以謂人生六尺軀。天地間一粟耳。知經而不知權。蹈常而不能變。足不踰閭。又烏知天地之變態。人事之錯忤。終其身鄉里小兒已矣。且夫奇莫奇於天地。天之日月風雨。地之山川草木。皆至奇也。山人欲窮天之所秘。歷地之所異。皆以身試之。而志卒不可得也。觸於目。感於心。一在見之。而為詩。一在出之。而為畫。性好游。溯長江之洞庭。經雲夢。涉湘灘。由涪水嘉陵。以徧黔滇之隩。五嶺百蠻。七盤九折。無不身歷。每至阨塞關隘。陣石鳥道。慨然於得失興

廢之故不覺泣下沾衣仰天而歎曰無怪乎阮籍痛哭楚漢戰場處也。孺子乎吾將起九京而問之遂徧遊南荒萬里二十餘年興盡歸吳絕口不談天下事時於詩畫寓其遊觀之概杜甫有云元氣淋漓絹猶濕也。山人嘗與友人遊吳中諸山一日登莫釐縹緲兩峰四顧喟然曰此遂足雄長三吳乎。豈江以南無削成萬仞使汝培塿成名乎。退而授館一廩課生徒以糊口嘗曰昔嚴君平垂簾講易猶未免乎好名我則異是晚年仍入西山以老。

論曰昔人如芝採藥利用遊者宜無所見於世矣而其名卒以傳豈其矯世絕俗而猶未盡忘乎世者哉。山人足跡半天下奇在不忘乎世既而蕭然環堵之中山人之奇又在能忘乎世吾嘗讀其詩觀其畫而見其為人不必有如芝採藥之迹而意思深遠矣。

### 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墓誌銘

皇清順治九年粵東亂寇陷廣州陽山縣知縣屠君洪基死之越明年孤又良號哭匍匐數千里奔赴喪所至則陽山新令郭君名升業殮葬立碑表墓又良啓藏扶襯歸葬饒塘之鳳凰山康熙甲戌府君元配沈太孺人卒以某年月又良舉母太君喪合葬府君之阡變府君年子也又良屬變誌而銘之謹按府君屠氏諱洪基字藩之

文世大梁宋南渡遷居浙之明州傳至明成化丙戌進士諱瀟官吏部尚書諡襄惠  
再傳至萬歷丁丑進士諱隆官禮部主事為越望族府君高祖諱璋生孫諱俊始遷  
杭州俊生子諱養德府君考也自高曾以來世耕讀弗仕府君少好讀書見天下多  
故棄章句學研究經濟用世具順治二年王師南下府君挾策於大帥帥奇之試  
署錢塘簿遷新昌丞檄知上虞縣時浙以東寇充斥府君所至擒我首散脅從全活  
其眾官上虞時上官發巨盜五禁縣獄賊黨數千謀夜穴城劫之府君謀知不待申  
報立梟五首懸樓櫓大書之榜列炬火燭之賊遠望駭遁上官獎其能王師南征  
粵帥聞府君定亂才辟與俱行順治八年署知陽山縣不尋年邑大治明年賊馬寶  
擁數萬眾攻城府君悉力拒守二旬賊攻不克去旋復來以衆兵乘城城陷府君被  
執賊才府君欲降之係以俱去府君挽道旁樹不行賊再三慰諭府君叱之且罵賊  
怒揮刀斷右臂中數刃死閱七日援兵至獲府君尸於河南坪大樹下陽山典史李  
昇同被執得脫歸述其狀云郭令既葬府君之明年又良扶櫬歸浙陽山士民請葬  
府君衣冠邑舊有唐韓文公祠以府君配食事載廣州府志配太孺人沈氏錢塘望  
族歸屠事舅姑以孝聞府君善交遊凡奉賓客周姻族太君竭力以佐不言訕不辭  
瘁府君被難陽山太君家居間難不能行自投於地極荼苦艱凶狀孤又良僅成童

勉之力學敦行。康熙癸卯。又良舉浙第一人。庚戌成進士。太君益勉之曰。而父為忠臣。古人教孝作忠。今爾勉作忠。以成孝。可慰而父矣。又良謁選得河南扶溝令。寬仁廉惠。著於其土。太君教也。覃恩封太孺人。又良遷雲南曲靖府同知。未行。旋論罷。太君無戚容。曰。免萬里崎嶇。歸老。邱壑願足矣。抵家。貧通。又良未仕時。盜無粟。澹如也。府君生某年。卒某年。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享年八十。子一。又良娶何氏。孫男履嘉。早夭。曾孫耘。銘曰。

越之族望。鄉惠肇屬。勲勩旂常。澤衍分符。爰有貞臣。莅于南服。纓結貫虹。縣挂不祿。淑配允嘉。曰懿曰慈。頌洽比閭。問昭令嗣。聿躋大壽。貧以安之。碩哉休名。子孫永之。銘者年子。弗野弗史。既固且安。襄惠載起。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侯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閩郡之人咸驚相告曰。噫。侯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不識。其知有侯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侯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歎歎太息。至有泣下者。先生窮而在下。不求舉世有一人知。而舉世人知。而景之者如此。則何也。蓋先生一生以身繫名教者五十年。謂士行之不古。始於不知有其親。而因不知

有其身。夫士貴有志。志卑則降。志降則身必辱。身辱矣。有不辱其親者乎。猶得為名教中人乎。先生於舉世頹流之日。毅然以世道人心之責。隻身肩之。不敢辭。志以屈而伸。身以晦而榮。以視碌碌降且辱者。其相去何如矣。故舉世血氣心知之倫。凡有親而有親所生之身者。於先生之沒也。不覺惘然失。悄然悲。等於泰山梁木之崩折也。不亦宜乎。先生姓徐氏。諱枋。字昭發。別號俟齋。蘇之吳縣人也。考諱汧。明戊辰進士。官宮詹學士。諡文靖。先生幼有異質。諸先達賢者見之。咸曰不凡。崇禎壬午舉於鄉。年纔二十一。先生以名貴公子。才名甚盛。早歲擢科名。人望之如神仙。慮無有不自炫者。先生處之澹然。絕驕矜。去鄙吝。謂人生所重不在此。志所端向已默定於中。乙酉鼎革。文靖公死之。時文靖適家居。先生誓從死。文靖謂先生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靖自獻。不死即不忠。爾死非不可不死也。不死非不孝。我死君固也。爾死親使爾有子。又將為親死。則子孫遽死。無噍類。有是乎。爾不死。守身繼志。所以成孝。兼作忠也。手揮先生曰。去。先生號泣殮公畢。徒跣以遁。裹足荒山中。以死志未遂。於是形存而志等於死。生平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營文靖公葬。故人某贈賻三百金。却不受。歲和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差。兒年十二。飢不得食。病不得樂。以隕。先生歎曰。人情孰不愛兒女。喪行以殉兒女。不敢以彼易此。先生既不一見。

當世士當世士大夫及官於吳者欲一見先生不可得。川湖大帥蔡聞先生名不敢以金餽而致以名藥值千金。因馮生羽以道意先生謝不受。遺書馮生畧曰。僕年二十四守先公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將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將相亦烏用此衰憊之廢民為也。幸為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巡撫都御史睢陽湯公重先生。屏徒從微服至先生門。則先生已避之秦餘山。惟留一老蒼頭宿門外。叩門門不啓。不得入。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徘徊久之而去。自是四方益重先生。終不得見。庚午四月。先生子文止卒。得遺腹孫。悲悼憂勞。遂致疾。疾少間。時時事筆墨以餬口。疾益困。遂不起。招其友楊震伯至。時遺腹孫甫五歲。先生命出拜。謂震伯曰。此亡兒文止所遺。貌孤也。兒向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無可託。貌孤者。以此累先生。言已。越五日而卒。年七十三。先生美風度。喜談笑。善屬文。書畫尤稱絕。有購得片紙者。以為寶。例不書款。此志也。所著侯齋集數十萬言。嗟夫。世之人皆能言先生之高節矣。然使先生從文靖公死於五十年之前。則父子同盡國烈。而繼志述事之義缺焉。於經事知宜。權事知變。猶未盡善。昔人有死易立孤難。我為其易。君為其難之言。惟先生父子死於五十年之前。後文靖之死也。殺身成仁於一朝。先生之死也。守身善道以

沒齒竊以先生後死為尤難。而經權一無餘憾。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嗚呼。至矣。於某年月日。故人某某等。共襄先生之葬於某縣某園某圩之阡。銘曰。乾之初九。確不拔。節之上六。貞苦節。惟確能貞。甘且吉。兩世忠孝。用作極間。先生之風者。懦夫立。



李勤襄公奏疏序

李振裕

惟我國家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時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輸力邊陲開拓疆宇伐暴柔服克成大勲用能紀績太常垂光竹帛代稱佐命厥有人焉則勤襄公其最著者也公以宏遠敏亮之才具變化張弛之用武足以式寇讐文足以底太平結髮從龍入關勦亂歷試艱巨簡在

帝心於時齊豫削平吳越歸順怛威報德八方來同惟巴蜀一隅阻險未靖三秦為之咽喉荆襄乃其門戶根盤枝互蘗芽其間

天子焦然有西顧憂特命公以巡撫之任蓋自順治三年而公鎮蜀五年而任巡撫十四年而兼督秦十八年而專督蜀至康熙五年遽以疾卒於官蓋公前後不離蜀者十有一年始則懷之剔之繼則吹之煦之如去螟螣而苗滋施鍼石而病已而蜀之民於是出湯火而登衽席矣方公之蒞蜀也兵不滿數千餉不支一月四郊之外俱為賊壘公設奇用間所在撲滅剿撫機宜兵食調度內出帷算上稟

廟謨軍書飛馳羽檄旁午封章密奏成竹在胸聚米借籌瞭如指掌故凡所指陳即時報可昔趙充國先零之役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以公况之若合符節嗚呼古之東旋仗鉞申威關外者多矣然或命從中制柄出旁撓功沮於垂成績

隨於善後。惟我國家知人善任。推心置腹。指揮方畧。悉聽便宜。

皇上念公久勞。不替舊服。信公之深任公久。故能招攜懷遠。無思不服。而公又能以雷霆之威。沛膏雨之澤。拊摩瘡痍。含哺飲食。憊心罷精。磨以歲月。故民皆戴公如父母。生而塗歌。沒而巷哭。不知所以然而然。今取公奏疏讀之。其詳明剴切。動中竅要。綽乎有儒將之風。而又遭逢

聖世。廟堂之上。委任責成。既專且久。豈非所謂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為千古不世出者歟。嗚呼。何其盛也。公歿後二十年。季子雲哀錄遺藁若干篇。釐為二十四卷。付之剞劂。傳諸當代。使天下後世。知公於兵燹殘破之餘。式遏徂魍。厥功匪易。而所以保大定功。二十年如一日者。則皆

天子用人之所致。雲之志可謂忠且孝矣。詩曰。幹不庭方。以佐戎辟。惟公有焉。又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雲也勉乎哉。

遠志齋文集序

余師事廣陵張虎臣先生。嘗手一編示余。嘖嘖稱名士。不置。讀之。知為毘陵鄒子程。卽制舉義也。欲一見其人。不可得。後七年。王阮亭郵寄倚聲初集。程卽實共其選。且讀其所自製諸詞。幾奪太白飛卿之席。溯洄之慕益深。尚未得所為詩古文而讀之。

也。今春予鍛羽南還。崑山徐子原一過訪。即問程卹近狀。不知屈止江城。浹月矣。會施愚山觀察招集余園亭。乃識程卹于坐上。程卹又不鄙余。听夕過從。互以文辭相質。程卹之作。豫章遊也。過太湖。涉錢塘。激水。經歷須江。櫓谿而出。其間山川。歷歷如畫。登高望遠。俯仰憑弔。程卹益深得於古文辭。雄健瓌瑋。淳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且道所經處。必訪求古名賢遺跡。及風土習尚。無不筆之於書。而于異人高士。物色幾徧。以及夫鐘鼎法物。古木怪石。皆考其出處。為文以傳之。是遊也。與司馬子長何異。子長足迹半天下。文章遂高千古。程卹竄多讓哉。竊謂古之作者。雖各擅所長。要必先正其體裁。體裁既正。而變化神明。始用我法。今試取程卹文集讀之。學足以信其守。養足以舉其氣。未嘗不脗合古人。乃於性情之微。獨有其不朽者在。非規模史漢。韓歐諸大家者所能及也。至讀會友人論文書。又何深心易氣。歆然若有所未足於乎。是不可見程卹之所得者與。夫以程卹之才。既登上第。當世能文家。奉為壇坫。使入直承明著作之廬。載筆上京。高文典冊。成一代良史。豈不盡善。即不然。出其生平所學。以遂致君澤民之志。建樹必有大過人者。顧乃不屑屑求用於時。惟自力乎文章一塗。期可傳于後世。其意愈蓋深遠矣。余非能知文者。但歷舉疇昔嚮慕之殷。暨握手訂交之樂。得挂名於文字中。以為愉快。則程卹之貽我不更多乎。

書李文襄行述後

兵農禮樂刑罰教化之事。皆天下之大計。雖以古之聖人專其一。至於終身不遷。乃能無媿乎其事業。以有利於天下。後世率無專官。而猝然任事之人。又乏殊尤絕迹之材。與精苦之志。故每不能操其事之始終。而收確然可舉之效。今天明農敦教。制禮而作樂。為之不善。易於無功。而天下或不厚被其毒。若刑與兵。生民之命。封疆之故。死生判於俄頃。安危係乎呼吸。亦可非其人而漫然嘗試之者與。武定相國文襄李公。身更中外四十餘年。政其所任。大半皆兵刑官。是故為中丞。為銓貳。為冢宰。為執政。未幾而為司庫。為秋曹郎。為直指使者。為閩越制府。為大司馬。歷年多。蓋吾於是而知天之以數十年大獄大師責於公者切。而公功名益乃出矣。嘗聞辛丑歲。公衣繡衣。按行山右。未期年。朝議遽令回京。公甫得命。即將案牘促送他署。吏或有請校校者。公曰。吾之檢校久矣。卒不覆閱。甲寅閏藩謀逆。全浙煽動。公方總制兩省。武臣倉卒貿亂。公屹然坐鎮。惟以駐兵衢州為亟。帥不滿四千之兵。當賊數十萬眾。扼其吭而拊其喉。乃以成功。嗚呼。天下之不厭鄭重反覆者。莫如刑。當較量彼我。明於多寡之數。策萬全者。莫如兵。而公之不允吏請也。似乎以輕重出入。惟其意所獨是。而無哀憐惻怛不得已之心。其駐兵衢州也。又似以人國為僥倖。譬江河之水。勢將潰。

決四出。無能多其閑塞。僅疎身當其衝。爭之以死者然。然且無濫刑。無償兵。而功名見於天下。蓋非獨殊絕之材。亦其精苦之志。有以操其事之終始。而確然收其效也。世之儒生俗吏。各相譏刺。夫俗吏貪庸齷齪。誠難與深論天下大計。而儒生多虛少實。拘牽萬狀。首尾銜決。不幸而任農桑教化禮樂之事。常矻矻孜孜畢世。而其事不立。又不幸而典大獄。督大師。則生民之命。封疆之故。俄頃呼吸之間。謬戾其死生。惴惴焉。莫必其安危者。何可勝道。意本無他。而學不足用。嗚呼。此公之所以為不可及也夫。

貴州巡撫倚氏衛公墓誌銘

吾師中丞公卒之明年。予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原某阡。走京師。屬振裕為銘。振裕公之老門生也。于公卒。為位於寢以哭。葬有日矣。繫官不得。泚葬。中心戚焉。追惟公立朝事行。眾所共見。顧或未知其微。宜為公銘者。莫振裕若也。其何辭。公諱既齊。字伯嚴。姓衛氏。世為山西倚氏人。遠祖有諱庭芝及邦直者。繼世為學官。以孝友教其家。祖諱中夏。以子及孫貴。累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紹芳。起家進士。累官至浙江巡海道按察司副使。誥授朝議大夫。嘗督貴州學政。士人感之。祀名宦祠。以公貴。累贈如其祖。公弱冠成進士。選內宏文院庶吉士。選翰林院檢討。調

霸州判官。擢山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改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謫黑龍江奉。特旨還里。命分修永定河。改修南河。卒於淮上。公少穎悟。及長嗜學。予史百氏無所不通。發諸心。措諸事。表裡通達。要歸於至誠。毫髮欺妄之萌。人所忽不戒者。公怵然若墜於淵。至于禍福利害。交乘猝至。極天下驚喜之變。而無以加。公處之恬如也。以誠自結于

上故

上之知公者特深。當其幾有所窒。勢有所結。形迹且無以自白。而脆摯樸實。的然無可疑。其瀆于危而卒以全。由

上察其中也。方公之撫貴州也。黎平高洞苗金濤殺傷人吏。捕不得。反殺吏。公初至黔。而知府副將日上書數十。請勦。專閫大帥主其事。兵既出。疏聞于朝。將吏張虛提冒功。公未暇覈。遽以聞。既而廉得其實。即疏自劾。

上怒前後語不讐。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會大帥已死。乃決知府副將及金濤而議削公官。

上以其事重。連公抵京。廷臣會讞。謫徙黑龍江。此公得罪本末也。夫將士貪功罔上情所必有。公非不能知。然寧受其欺。而不敢稍文飾。以幸無過。蓋以為一念欺主。即

朝廷寬貸而天地鬼神不勝誅也蓋

上方罪公時已鑒公之誠矣踰年遂釋公歸及命諸在籍大吏効力河工亦及公上之意何嘗一日忘公哉初公在翰林即矯然思所以自立杜門誦讀規切當世之務嘗上書有所建白議論侃侃

上於時已識公名以太母歿念父乞假歸居久之赴京補官上欲試以事命視原品改外吏得霸州判官公奮曰判官職雖卑可見諸行事不徒託空言乃召里秀良曹試而敦誨之成就其業以導愚者民皆向方上官高其行數俾攝長吏篆至輒有惠政旗丁取子錢過倍稱橫索無已公手批其頰將謀刑部悔服罪乃止是時于清端撫直隸特器重之會公丁父艱去欲薦未果比總督兩江薦四人其一則公也公連丁父母艱服未闋一日

上御乾清門引見講官王學士尹方問其籍山西也顧大學士宛平王公曰山西有一翰林曾外調憶姓名否王公以公對隨傳問九卿居官何如僉對曰賢即諭吏部服闋仍以翰林用由是知

上之識公久矣及補官吏部以公名奏

上曰此人宜于外任特授山東布政使由從七品遷從二品超十階前此未有也公

感

上知益自奮。甫到官。剡剔橐弊。老吏宿猾。無所容其奸。帖帖然洗手受事。郡邑長官正供外。不煩輸一錢。易于為廉。而又恥以墨聞。無賴以承公。皆變宿習。作清白吏。公又念教化為治本。建歷山書院。講學課士。其中設奎壁二齋。略仿胡安定蘇湖學規之意。明望集父老子弟講說。

聖諭十六條。旌孝子節婦。以示獎勵。他善政次第舉行。文檄案牘。旁午錯互。中夜植燭。省覽不少休。護巡撫印者再。殺人及盜重囚。凡八十餘案。屢更法吏。時有所輕重。株累廢業者數百人。公裁其中奏當悉報可。數百人者釋去。皆泣曰。生我者公也。居三年。山左大治。遂擢尹順天。公具疏請按行所部。黜陟賢不肖。

上以為無益。不從。然未幾。遂擢副都御史。會畿輔山陝蝗。平陽以南尤甚。令長虞勘驗。率不報。公奏議恤蝗災疏。

上以懸揣切責之。然未幾。又下撫黔之命。一歲三遷。皆不由廷推。公方以顛直不得當。

上意顧眷公益深。公拜命泣曰。

上之知我至矣。以身報國。違他恤乎。至黔謁父祠。吏民指目曰。此故賢君子也。其治



且教且養。大約如山左之政。而詳密過之。未及一暮。且有端緒。被逮之日。小民巷哭。如失慈父母。擁部使者車。卻不得前。隨其後而送者千萬人。抵楚境不絕。向使公久于是職。垂永利於無窮。其得民更何如也。然公蒞其地不久。民乃追思患難中。跋履數痾不少怠。非惠愛所布。出于至誠。能如是耶。夫公起州佐典大藩。光華發抒。極天下之喜。無以喻。由是而志得氣溢者不少也。而公之自下也。彌甚。及夫桎梏囹圄。流離竄逐于荒沙絕域之地。雖疾雷震霆。極天下可驚者。未至如此。而未嘗怛容變色。失其故常也。大抵公存誠主敬之學。本之孔孟程朱。德性堅而涵養定。其事與心協。則行吾之所欲為。有徑遂而無委曲。其機窒而勢絀。則亦必不肯趨利避害。而惟矢吾心之不欺。矢吾心之不欺。而後禍至而不懼。害生而無悔。罪讟積而神氣寧也。

上之所以用公。與所以怒公者。固因乎公所自致。而信公之不欺。則始終無異焉。嗚呼。此可以定公之生平矣。公在淮分修高家堰。募民夫築周橋橫隄。及清水凜隆冬。盛暑風饕日炙。督治無倦色。病且殆。猶強起視工。可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也。公廣額豐頤。秀眉疏鬚。為人和且莊。燕處一室中。窮經纂言無虛日。雖顛沛未嘗廢書。居家建先祠。修家譜。置祭田義宅。賑族之貧。宴友。愛同氣。官二十餘年。有祿俸。輒推與之。無私蓄。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心。所著四書心悟二十卷。小學家訓四

卷道德經解二卷南華經刪註二卷韻通一卷藏于家公生于順治二年至康熙四十年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七夫人荆氏子四人長議先卒次即訥增廣生次諫歲貢生次詢庠生女一孫女一銘曰

世風之漓玉表礪中公一其趣完然樸忠培塿之址倏躋華嵩雲漢之衢粹當雷風乍窮乍通大吉大凶守道愈篤以始以終惟公不欺惟

皇鑒衷釋咎滌瑕展能效功公如有年其不有逢歸誠修門返真太空書銘薦辭泐於幽宮

霍上蔡傳

陳 億

霍恩字天錫先世盧龍人高祖成以靖難功授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衛祖敬父贊皆世其官遂家易州為茂山衛人成化庚寅母李夢星入懷生恩恩生而端巖不好弄成童薄世職讀書工舉子業宏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大母憂正德六年起補上蔡初闢官劉瑾竊柄天下洵洵流賊劉六劉七趙疯子乘機竊發煽眾起亂時方分掠河南山東當太平日久弛備民不知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乘勝勒降吏多棄城亡者恩固武裔素知兵任事日增埤濬隍繕甲實廩申令嚴約慎邏謹謀計周備泣而誓師曰與朝廷守土者官也與官共守土者則百姓耳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退與妻訣妻泣曰脫城陷妾焉死恩曰起臺銜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則死妻唯唯目恩佩刀奮袂起冬十一月賊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師恩怒執而侮之徇於師曰我決不與賊共戴天行當盡殲之以報國賊悉眾重圍之恩禦之力力竭而潰妻劉見其潰也下臺自經不死督諸心奉之入死恩被執瞋瞪詈罵髮上指賊駭顧氣為之惛將釋用之恩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罵愈厲殺之頸斷無血惟有白氣一縷冉冉上騰其面則如生云方恩之輩上蔡未赴官也忽病雄縣有趙生者精岐黃術延醫之

趙診曰君恙可一匕而起然大不吉今流賊寇河南慎勿往盍即以病辭恩曰何也趙曰吾診君腕息蓋斷頭脈耳恩慨然曰嗟乎我今日之身則朝廷之身也焉敢辭且脈息如此則數也與其死於家何如死於國雖無效於朝廷尚可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而偷生棄封疆者張巡許遠豈異人事哉遂行至是果遇害死年四十二妻劉年三十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愍節贈其妻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敕有司營葬於易州之荆軻山長子汝愚襲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趙生有孫曰鳳翔亦精岐黃術講理學著有易學指掌稱丹崖先生

陳僖曰嗟乎若上蔡者庶幾事君致身與所謂從容就義非邪士人讀書要識忠孝字平時無定見臨事便多周張吾於上蔡信之矣燕趙多慷慨節烈之士上蔡之白氣上騰與荆軻之白虹殆無以異正氣使然哉

朱祖文傳

明熹宗朝逆當魏忠賢竊柄謀為不軌自楊漣疏劾二十四罪忠賢橫僂賢士大夫之不附已者如江浙間凡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皆矯旨杖死其時蓋有周順昌之友朱祖文云祖文字完天江南吳縣人紫陽十七世孫祖都督先被讒囚囹圄父世鳴勞父死難祖文生數月而孤母劉年二十

有四撫祖文成立補博士弟子員。忼慨多大節。家益落。痛母節五十年。不得上聞。憂戚形面目。聞順昌聞其孝。力白之。得旌。固未有素識也。順昌被逮。祖文曰。吾今有以報吏部矣。初。魏大中赴逮。過吳門。順昌流連三日。締姻而別。倪文煥疏劾落職。嗣織監李實論應天巡撫周起元及順昌。順昌素廉明。每為上官言民間利病。吳人德之。緹騎至。脅賄眾助之千金。脅者望益奢。宣旨曰。士民聚撫案前。抗言魏監矯旨殺廉吏。緹騎叱之。眾大開毆。擊緹騎。人情洶洶。緹騎惶懼。遲三日後昧爽去。吳郡數十里野次。宣旨檻車遂行。是時緹騎密緝吳門之首倡亂者於路。人皆引去不敢通。惟其子及祖文隨之。已而子病遣歸。獨祖文從。曉行夜匿。孤危勞瘁。不忍舍。間關四千里。抵京師。攜順昌二札。一投職方。定興鹿善繼。一投孝廉容城孫奇逢。復至都。伺順昌下詔獄。納橐籥焉。順昌對簿不屈。亦擬贖五千金。會王恭嚴火停刑。祖文乘間走定興。商之善繼。又持善繼書走吳橋。見范景文。時酷暑日熱如炙。祖文南人不耐勞。醵金百錢。委頓不能前。恐愆比期。屬奇逢弟奇彥齋都門。而順昌死。家人收歛。倉惶扶柩歸矣。方奇彥回自都也。次盧溝橋。幾沒汎漲中。祖文遺書歸咎於已之畏縮憚勞。負慚甚。又以奔馳定興吳橋未及收骨護櫬。引疚抱恨。若不自比於人。及聞順昌慘死大慟。憂憤以卒。同順昌祀於鄉。子四人。壽陽壽康壽增壽光。

陳偉曰嗟乎。魏學淵之隨忠節父子也。左光明之隨忠毅兄弟也。若祖文之於忠介。則朋友耳。且顯晦不同。乃險阻備嘗。生死與共。及為醜金三百里外。跋涉致病。猶以不得視其死深負罪。若祖文者。真不負友者也。當時又傳應天撫軍毛一鷺正法。擊傷旗尉者。吳門有顏佩葉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仗義死虎邱俎豆之。立五人墓焉。

張果中傳

張果中。字于度。新城之白溝河人。父早歿。事母至孝。舉秀才。識大義。受業於奉常鹿善繼。心師孝廉孫奇逢。駢辭有古烈丈夫風。初受知魏大中。嗣左光斗典提學使者。拔高等。以故愈有聲賢豪間。方左魏之被逮也。魏子學淵。左弟光明。皆主於奉常封君鹿正家。果中左右之。左魏既擬賊。果中同鹿正孫奇逢醜金納贖。備極辛苦。時正住江村。奇逢住北城。果中住白溝河。白溝為通衢。東南入都必經之地。凡棲左魏子弟。晏行索。慨力任。所醜金必親齎焉。有逆璫親信人李朝琛者。比鄰鹿封君。蜚語傳播。長安中貴指目之。并及果中。禍且不測。果中恬如也。逾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攜順昌札求援於善繼。奇逢而果中奔走周旋。一如左魏。不少懈。同時急二子難。為其子弟友人地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又有容城貧士王拱極者。

典贊珥助光斗。為比期迫。裏金走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抵都。出門時。客滿堂。妻子不知所往。皆與果中友善。云魏璠。僉士大夫。不二十年。而明亡。果中亦摧挫老矣。隨孫奇達。隱蘇門。往來百泉山水間。訪邵許遺跡。所居數椽。不蔽風雨。頽然老儒而已。奇達接濂洛之傳。稱徵君先生。果中卒。無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楊思聖訪其廬。卒年七十一。子三人。有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刁包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夏峰。

陳僖曰。燕趙古所稱。忼慨悲歌之地。乃若魏忠賢生瀛海。崔呈秀生薊門。許顯純生定興。幾於地以人污矣。而張果中以白溝河為燕趙中之劇孟家。同時江村北城固安定興。閉諸君子。急而同急。其難。或忼慨悲歌。失諸朝。而存諸野。與當醉金時。諸君子固不避禍。而禍竟不及。揆之漢之熹平。郭林宗。陳仲弓。不與鉤黨。微甯有異邪。夏馥張儉不死北寺。世皆謂之黨人。陶潛不死義熙。世皆謂之晉人。諸君子雖不死於逆璠。則皆清流也。說者又謂果中受國士之知於左魏。諱不可辭。然天下曾受國士之知。一旦遇變。賣之以媚璠者。豈少也哉。

### 榮小兒傳

榮小兒者。古遂城人也。父凱歿。家落母趙氏。雖不出貴族。而依人作戚。獲久之。竟無

棲止乃假市廛中遷卒半舍以居草簾葺席鵠面鵠衣苟延已耳小兒幼癡聾父母以其癡也不命名但以小兒呼之人呼之亦同自壯至老不易小兒既癡不能貿易兼無資日乞於市性至孝每出門必向母叩頭歸亦如之食必跪進擇其旨者食母餘自給母食之甘則起舞否則泣或值所乞無幾母留之以啖子小兒見食不如常則泣如是者終身如一日當神廟時太平日久遂城距安肅縣治僅數十里雞犬桑麻食衣井臼熙熙然既富方穀相傳其時比戶可封講忠孝尚廉節醇以龐也故小兒雖行乞土人重其孝無空者或問以酒肉饋之坐是小兒得養其母至七十餘以無病終死之日小兒痛不欲生哭泣傷慘時人哀之為助棺葬於邑西之二郎山自是小兒日則叩頭於母之舊坐處歸亦如之擇其乞之旨者不得跪進每旁皇瞻顧泣不已冀北舊俗清明前三四日爭挂紙錢於叩隴麥粥杏酪簞食壺漿以祀祖先趾相錯也小兒走墻饋遺盈篋攜之二郎山祀母憩卧古樹下為狐狸鴉雀食之比醒疑母之果食也踊躍起無既而覺其非伏地大慟哭無聲土為之溼鄉之耆老聞於邑宰邑宰縣孝子扁姓之小兒不知行乞拜跪自若每思母哀哀而已年七十餘亦以無病終土人義之為祔葬於其母旁小兒家既貧不能娶以其癡聾亦無妻之者遂無後



陳僖曰榮孝子庶幾終身慕父母者所謂大孝非耶然其人癡聾無知以癡聾無知之人而能若是養其天性然也嗚呼

四先生贈言序

安致遠

丁丑子年七載。蓋諸先生贈言焉。遠而燕京吳越。近而三齊兗豫之間。長篇短什。彬彬然如琳琅玕璚之觸於目。笙鏞琴瑟之娛於耳也。美矣哉。予滋媿矣。蓋人之稱其人也。常溢于其量之所受。而人之受其言也。常昧於其所不足。而易以自安。故其言甚美。而或非其質。吾獨于四先生之言有感焉。四先生者。為東武仲威王君。學山邱君。渭清李君。營陵賈詒閣君也。蓋四先生皆七十前後老人。與子齒相上下。故其言不以頌而以規。仲威年七十有六。其言曰。空懷萬里心。長此六月息。有時雖耕樵。相見不相識。形神既已完。尊養樂檢德。良木傷斧斤。大璞忌雕刻。皆柱下之微言。參同之遺旨也。學山長予二歲。其言曰。久使石同拙。甬教谷亦愚。喜為高士傳。不寫要人圖。柴溪老人紀。亭石叟。久相從于九仙五蓮之間。知予頗是真也。渭清少予一歲。其詩有短髮悠悠隨世變。古心落落與時違。我亦衰殘餘白髮。老知明歲得相依之句。非淵明素心之約。少陵二老之吟乎。予長賈詒五歲。贈我不以詩。而以文。則俯仰于生平離合之盛。纏綿婉篤。而終則曰。向使君奔馳於名利之場。震撼于寵辱之交。妻之與存者有幾。旨哉恬淡寬營之風。難進易退之節。其即先生之自喻乎。味四先生之言。譬珠履雜沓矣。而中有褐叟老人。談說古昔可念也。綠竹齊舊矣。而獨繭之音。

嶽如石澗流泉冷冷然可聽也。蓋仲威渭清實詒三大史。嘗仕於朝矣。而予與學山則長伏林莽。無所見于世。其道可相信也。道可相信。則其言非猶夫人之言也。不然。使由而仕者。有貪冒苟進之嫌。而在下者。或窮而喪其所守。其道安能相合哉。予故于是有感也。

送王繡章游東武序

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則必有所寄以消其壯心。老其歲月。然亦有所用於世。自放於寬閒寂寞之野。一邱一壑。自謂過焉。而世亦以無所短長目之。其或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竟其用。其橫戈躍馬之氣。一無所施。則必求天下奇瑰偉麗之區。山則摩雲障日之萃。律水則浴日沐月之澹瀾。極遐陬僻壤。可喜可愕之境。而後可以詭異其耳目。而抒寫其胸臆。如吾同年友王君繡章是已。予始見繡章於厯下。又見之於燕京。是時吾兩人年皆不滿三十。繡章英氣拂拂眉宇間。控一馬不施羈絡。而驍馳驟若飛。予心甚異之。後別去。不復相見。繼繡章成進士。令伏恙以微誤罷官。事解後。走塞上。徧歷酒泉張掖甘涼渥中諸郡。詣其土俗。交其豪傑。歸而與人談九邊部落機宜要害。控禦羈縻之術。雖昔人聚米畫地之策。殆無以過。又林居者數年。君於是年且六十又三矣。余別君且五載。一日驅車款予門。挑燈話舊。歷言其兩年來游

羅浮南海。取道榕城。北旋覽眺吳越諸名勝。寒暑再易。游屐幾滿寰宇。今春又陟秦  
代。謁闕里。餘興勃勃。將往東武。一觀九仙五蓮金蓮玉筍之奇焉。余曰。壯哉。君酒間  
強之飲。不肯醕。慨然謂予曰。予少時豪於酒。後遭父難。予手刃父讐以報。自爾時戒  
飲三十餘年。來若忘酒味者。予聞其言。瞿然曰。子忠孝人也。今海內晏清。一旦西方  
小醜。逆我顏行。至勤六師。躡給以往。使有公等數人在行間。又何至拊髀而思頗  
牧哉。就吾兩人觀之。若無所用於時。而自放于一邱一壑。以為得意。如予是也。君則  
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竟其用。必求天下奇瑰偉麗之觀。以自快者也。昔馬文淵所稱  
老當益壯。君真其人哉。君方游東武。東武多吾故人。君出吾文以示之。其當以吾為  
知言否。

### 漁村文集序

詩文者。與風會為轉移者也。而世有作者。則常以詩文轉移夫風會何也。詩文之變  
不可勝窮。為於舉世所共為之日。則其勢同而易。為於舉世所不為之日。則其勢獨  
而難。乃有志之士。每為其獨且難者。屹然于風會波靡之日。此非不惑于流俗者不  
能也。予蓋於友朋離合之際。而重有感于詩文之變矣。憶甲辰歲。予初遇漁村先生  
於青都。兩人年壯氣盛。日以詩文相切磋。漁村俯仰高奇。其所為壯音亮節。常有睥

晚一世之思曰詩文一道其將日趨於纖靡矣不堙其原而治之其敝將至於汜濫潰決而不可遏斯在上者之責也末幾予與漁村先後渡江而歸各有集亦各相論序殆壬癸間予兩人一再晤於青都遂別去不復相見予以文戰連不得志於有司遊跡紀南荒村不與世接而漁村以已未之歲奏賦蓬萊宮入翰林致位侍從其時之主壇坫者方且倡為詭異可喜之論以竄易天下之耳目曰詩何必唐蘇陸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澤毘陵而已而淺識薄殖之夫承響竊影恣意無範以纖巧為新奇以空疎為古淡詩文一道至於鬼瑣卑弱而不可讀吾意漁村高居石渠天祿之上方且與策下諸君子狎主齊盟以聽風會之適然乃從郵筒中得其近著讀之法愈藏骨愈堅色愈蒼韻愈淡詩則遠宗唐音而間出於錢劉之逸響文則骨體全乎龍門而輔以廬陵之神韻當繁聲變雅之時獨操純古淡泊之音予于是與漁村別且二十年矣二十年中詩文凡屢變而漁村不變則漁村之自守為何如哉漁村近且以侍讀改官歸里卧病白雲村中至拾橡栗以自給紫閣黃扉淡然不以介意曰吾終不以一日易我千秋頃寄予書曰吾生平所作詩文計二千餘首自遠其三一將往闕中求古人雪崖龐先生為我刻布予不可無一言吾知斯集出而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必有奉其詩文以為櫟括正鵠者若漁村非轉移風會之一人歟吾故

歷序吾兩人終始交好之情。以見朋友聚散之緣。詩文變遷之故。均為可感。又以見士君子抱不朽之業。老而不得志於時。而以垂暮之年。役雙趾於三千里外。求剗創於故人。其意亦良足傷已。後之論世者。能無喟然而歎興也夫。

### 東武山遊詩序

東武之人奇。東武之山奇。東武之人之奇。予得而友之。以予所交先後數君子。皆磊落有奇節。而以其餘溢為詩歌。多雄肆可喜。東武之山之奇。自少而壯而老。日有坡公。障日峨眉九仙。雁宕之語。往來胸臆間。去予舍僅三百里。而竟不能騎驢着屐。一探其幽勝。豈惟負愧名山。抑且貽笑良友。庚午秋日。吾友學山邱君。過吾廬。兩訂遊約。皆未果。辛未。學山自青郡返。力邀予赴前約。予驅蹇隨之。九仙五蓮之勝。昔日形諸夢寐者。今且攬之懷袖中。見九仙之奇峭峻拔。吾友之英偉卓犖者。似之。見五蓮之深秀蒼蔚。吾友之風雅蘊藉者。似之。東武之人之奇。與東武之山之奇。蓋兩相映發矣。吾與學山以兩白髮翁。往來于奇峯怪石蒼松綠樹之下。觀雲煙之變幻。眺海波之滄海。倡予和汝。搔首青天。則吾兩人之遊亦奇。

### 九日登嶼山記

嶼山見於水經注。言其圓峭孤特。齊都賦又言其為青州之左鎮。山西抵郡城四十

里北距余舍半之俗名香山山以土為膚無嘉石無美樹無庭堂可燕坐蓋頽然一土邱耳余嘗騎驢背過其上不復反顧如是則陟眺何必於崑山崑山又何須於九日乎既乃以為不然夫遠近視乎地雅俗存乎人拘曠因乎興自昔巖壑遼壑荒敞於遐敞第草中者未易殫述而一石足豪一壑足隱或遇奇人逸士過而賞焉遂摩挲歌咏形為傳記彼探索九曲之奧呼吸五老之峯者致固豪矣而右軍之蘭亭惠溪之鈇鋤又何多讓乎且此山避雲門大峴北徙數十里不與諸山作兒孫而頑然獨雄是地之善處其勝也雨後薄寒淒風號木獨余四五人攜觴眺咏遠追龍岡是人之無負乎時也山無名勝足供遊展流連深夜至月映前溪猶不遽歸是興之適會其暢也山南北逼近孔道巾車往來村落繡置不知曾有人焉登臨歌嘯如余者乎即有其人矣其顛倒淋漓極飲大醉俯仰高寄以極一時之致不知與余何如也余輩異時得續前遊將追述今日以為勝事即或有繼余遊者逸興流風或因余今日之遊而增劇焉余有以報崑山矣

遊仰天記

由石門抵仰天當取徑釣臺蹭蹬萬山中二十餘里亂澗溪而西訊野人云過釣臺已五六里南行得白洋口去仰天尚二十里峯壑迴合黃菊丹楓濃淡遠近村落皆

沿岸上下蔓條蒙翳。人語自叢煙中出。數武即不辨離舍。離白洋口行六七里。北望石道人峯。峯頭立石如人拱者。偃者。回顧者。負者。坐憩者。如秋山行旅。遠睇疑真矣。南望佛光崖。石壁員而銳。蒼松耗毳覆之。宛若佛螺。左右亂峯縈抱。時避時爭。清泉激石。雜卉披磴。如是曲折數里。始得仰天山寺。寺東向佛光崖壁之向之所望。縈抱者兩翼之。三面列嶂如屏風。如藩籬。中穹泉數畝。若天建刹宇者焉。寺前有池。方廣丈許。北折而西。伏流為水簾洞。洞門高數尺。纖纖欲墮。水聲喧飗。不敢狎視。夕飲三一堂中。酒微醺。限韻得絕句三十。院宇荒榛。星月涼寂。竟夜不能寐。晨起尋觀音洞。石鏡高懸百尺。先置欄鎖。廢焉不可登。南尋得羅漢洞。洞特寬敞。可容數十百人。壁上多勒崇甯大觀間字。剝蝕不可讀。絕頂一隙。仰透天光。仰天以是得名。或云中秋夜月光透洞中。餘夜不復見矣。右側有翫月亭。明鍾大司空建。東望初月為絕勝處。僧云。由山椒東旋。有黑龍潭。深不可竟。投以石。輒雲霧出。意已倦不欲往。遂返。時九月八日也。大約石門之山幽。仰天之山麗。石門靜。削絕。塵雲木蒼秀。然離石門里許。頑山童阜。為觀所謂石門哉。由白洋口以往二十里中。峯疊壑深。樹蔭溪轉。無非仰天也。幽者宜于靜觀。麗者宜於遊眺。意欲石門結一茅庵。面山趺坐。幅巾杖履。往來仰天道中。夫亦可以老矣。茲遊實三日而畢。始於乙巳。訖於丁未。



傳鼎卿遺事

臨朐傅國字鼎卿。去予舍百里。父老言其行事多詭奇。不中程度。予少時私心記之。後既壯。為兒子延師。得臨朐殷生之葬。殷生與傅有姻戚。居其家最久。為予道鼎卿事頗悉。言其面顴多骨。眉如偃月。長直侵鬢際。好讀書。雖衰老猶明。晤丙夜不休。少慧甚。苦貧。其父老書生。每至人家。必令鼎卿寫字歌詩。以為笑樂。及長。里人有感異夢者。以女妻之。無室可婚。某廣文乃捐廟壙隙地。募貲構斗室為娶居。嘗為妻市布作襦。懼其給已。令尺翦而酬其值。人皆以為笑。弱冠舉於鄉。嘗怒一妓。削木為杙。命縛其指而歌。不中節。即答之。以此為其邑令所苦。南游淮上。入東海。登郁洲山。即席贈李將軍有句云。客自天心穿日月。人從海外植乾坤。慷慨悲歌人莫之測也。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陞部郎。督餉遼左。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黃山人。以石為門。鐫雲黃山人。自序文其上。望之如阡墓。閒綽楔云。內置一樓。顏曰凝道。皆以木為之。複道直通寢室。外築土以為牆垣。僅與眉齊。每春和出游。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檐帷。又以其女先適平壽張氏。以貧不能具嫁妝。乃迎之歸。大為治簪珥衣服。具鼓樂。擇吉令其壻復行親迎禮。公之任誕多類是。以此亦為鄉人所駭。然公實矜局甚。與濟南王季木友善。每文自寓馬遷杜甫而下。所不屑也。甲申閏

賊入京師。懷宗皇帝殉社稷。公聞之。具公服登樓北望。再拜痛哭幾絕。是時土寇張甚。忽有百餘騎突至。積薪焚其樓。婢子皆逸去。公整衣冠端坐。與圖書俱燼焉。公自六十後。往往為殷生言。余右背常有汗出如滴泉。蓋當死於火。果然。公所著述甚富。有雲黃集。雲黃別集。四書中註。五經中註。昌國餘艤。咸平刑書。咸平陽秋。藏於家。

辰州府推官張公熹若傳

張公熹若。諱初旭。青之臨朐人也。先世自北直徙朐。一居郝莊。一居廟山。居郝莊者。即今參我太守君也。徙廟山六傳有諱英者。以拔貢佐治平涼。有能聲。英生七子。第五諱五美。為理學名儒。歿而謚為貞懿先生者。即公之父也。自貞懿先生以上。數世皆篤儒行。邑中遂推為文獻家。公幼而岐嶷。孝友出于天性。貞懿先生復勗之以理。欲善惡之辨。于今昔成敗。皆為一一道其要。公益刻勵。以古聖賢自期。弱冠。母夫人卒。公毀瘠骨立。貞懿先生撫之曰。汝兄以母病憂鬱。中道亡。汝今如此。暮年人復何所賴。公為朝夕稍進溢米。以慰父心。及壯。補弟子員。值貞懿先生殂。公呼天搶地。絕而復甦者再三。鬻產營喪事。祭葬一如古禮。公雖苦終窶。然時時以隕越家學為念。發憤曰。世人以一科第了。卻讀書事。余所學於先君子者。寢不愧衾。行不愧影。求為天地間完人足矣。於是為諸弟子講明濂洛關閩大義。環胸百里。負笈而至者。皆

以聞所未聞為快。丙子領鄉薦。益大肆力于學。一不問家人生產。值甲申鼎革。寇訐于郊。公登陴與鄉人誓守。又時時募死士。砍其營。賊宵遁去。至今胸人猶曰。張公活我。丙戌登進士高第。授辰州司理。公束裝就道。及抵武昌。常德失守。沅陵道第不可前。抵秋分房較士。所拔皆三楚雋才。一時稱為得人。會直指公疏。公赴任。違限落職。公毫不以屑意。遂反轡里門。課經問業。時花種竹。若有終焉之意。癸巳。滇黔兩粵未靖。

世祖章皇帝命重臣經略五省。撫藩僉以公先駐湖南。日久。諳悉情形。又前以非罪罷黜。徵赴軍幕。以參謀畫。公建議。謂湖南兵燹頻仍。師難宿飽。非屯田積粟。何以經理兩粵。兩粵阻則滇黔皆甌脫耳。大臣深然其議。即以公經理甯鄉。闢地七千二百有奇。繼調星沙。收放江糧四萬餘石。常羨例金絲粟。不以汚私橐。當事者益以為廉幹。擬補長沙司理。公曰。生平讀書考究。思得一當。以不負所學。湖湘戎馬之區。以一書生崎嶇荆棘蹂躪中。開轡轉輸使。朝廷知勞臣於封疆。尚有小補。敢用以裨榮取祿耶。遂固辭歸里。值公長男及元配相繼告殂。公意緒忽忽不佳。益復絕意進取。家居教諸子。惟以敦行誼樹人品為先務。所著有大易心鏡。舉業家傳心法。四書宗旨。並勸孝寡過諸篇。及病亟。屬繼太守君涕泣訣別。公坦然如平日。曰。俯仰無愧。死

亦何懼。囑諸子曰。汝改過遷善。學喫人虧。庶可無墜余志。遂晏然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無愧於生死之際矣。余弱冠時。遊胸山。得侍公。見其無藪容。無謾語。粥粥然飲人以醇。久而彌摯。二十年來。雖不時奉公顏色。然心儀為篤行君子也。公歿又二年。公之次子以狀來索余傳。余知公最悉。可不狀而傳。然余之所知。固與狀符。因詮次其行誼以授之。公次子名嘉賓。與余善。是當能繼公之世者。